

# 音樂家蕭邦傳



J. Hunecker 著  
李惟寧 譯

78

53

中華書局印行

# CHOPIN

by

J. Hunecker



音  
樂  
家  
蕭  
邦  
傳

李  
維  
寧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784.448  
513-909

# 音樂家蕭邦傳

## 目次

第一章	青年時的理想	.....	一
第二章	狂飆中的巴黎	.....	二九
第三章	在英國蘇格蘭和伯爾拉穴斯的生活	.....	六一
第四章	藝術家	.....	七九



45992

目次



# 音樂家蕭邦傳

## 第一章 青年時的理想

厭世悲觀者兼散文詩家，古思達夫夫羅柏爾（Gustave Flaubert），逼迫青年的藝術家去度遁世隱居的生活。這樣一來，可使他們的藝術趨於激烈或走向極端。但我們的音樂家蕭邦（Chopin）之走入極端，卻是純粹屬於心靈上的，表出他精神上的痛苦和呻吟。他平日的生活中絕無冒險，殘酷，粗糙的行爲，他的悲觀不在表面上，而隱藏於內心中。我們記得莫力師麥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人生沒有刺激，哭泣和呻吟，那末，人們的眼淚也就不會長流，也就不會出現了。』——但是精神上的痛苦仍然存在！蕭邦由波蘭（Poland）到法，又由瓦薩（Warsaw）跑到巴黎，便一直住下來。——最後死在巴黎，埋在柏爾拉穴斯（Tère in Chaise）。他做人，他戀愛，他死。凡人間英雄的冒險事業酬報，都沒有他的份。他終生在靈魂中奮鬥。我們可享受他的音樂，也可從他的音樂中看出來這樣精神上的掙扎。他的社會經



驗雖不少，但他因為長久的涵養，和不斷的努力，加上他個性的倔強，所以他的內心生活更是豐富。許多事件，從他的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出永久不可磨滅的痕跡——這便是他的初戀。他離開父母和家鄉的痛苦，瓦薩暴動時所受的驚怖，父親和朋友麻士斯忍斯基 (Matuszynski) 的去世，還有和桑夫人 (Madame Sand) 的決裂與失和，——這都是他生活中最大的轉機 (Crises)。其餘的瑣事都不關輕重的。蕭邦和文學家夫羅伯爾都有一種唯我獨尊和膽小的性情。蕭邦不像夫羅伯爾願作一個隱士。他却度了憂患頻仍的一生，因此他的藝術也一變而為獨到和激烈的了。他又不像作曲家李斯特 (Liszt) 那樣去尋找戲院中的熱鬧，正同他母親似的桑夫人一樣。

胡雷特力克蕭邦 (Frédéric Chopin) 是作曲家，鋼琴教師，一位抒情的天才。

最近波蘭的鋼琴家賢諾塔 (Nathalie Janotha) 正討論蕭邦的生日。蕭邦是在一八〇九年三月一日生於離波蘭京城六英里的宅拉作瓦佛拉城 (Zelazowa-Wola)。但喬治桑 (George Sand) 的女婿克里新格 (Clesinger) 在蕭氏墳上所作的紀念碑和唱歌家加塔蘭宜 (Catalani) 於一八二〇年贈他的錶相比較，又引起了許多爭辯。這錶上刻着：『加塔蘭宜夫人贈給十歲的胡雷特力克蕭邦。』蕭邦的姐姐告訴克拉

沙夫石基 (Karawowski)，他正確的生期，是在一八〇九年。蘇兒克 (Szulc)，沙開石基 (Sowinski) 和宜克斯 (Niecks) 都不反對。蘇兒克說在瓦薩聖十字教堂 (Holy Cross-Church)，蕭邦的長眠地點，寫着的日期，是一八〇九年三月二日。芬克 (Henry Fink) 稱說蕭邦一八三一年寫信給他師傅愛而斯納 (Elsner) 時，他年正二十二歲。一八七八年，李斯特告訴宜克斯說是克拿沙夫石基所作的傳記中的日期是正確的。現在我們且看看賢諾塔的說法。她說這作曲家的生日，是在一八一〇年的二月二十二號。在這年的四月二十八日，他受了洗禮，作基督徒。下面的洗禮證明書，原文係拉丁文，由芬克 (Fink) 譯出，引以為證。據教堂中傳說蕭邦受洗禮時：『我，上面寫着的，音樂家法人宜科來蕭彭 (Nicolai (Hoppel)) 和他的妻九斯停拿克內參諾夫斯略 (Justina de Krzyzanowka) 的兒子，用雙名胡雷特力克佛郎斯瓦 (Frdéric Francois) 於二月二十二號敬受洗禮。教父母 (Godparents) 是音樂家格蘭伯基 (Francisus Gremboki) 及宅拉作瓦佛拉城 (Zalazowa-Wola) 的伯爵夫人東老安那石克耳拍考蛙 (Donna Anna Skarbokowa)。』錯誤的日子，刻在蕭邦家鄉的碑上，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十四日。這碑大概是由俄國作曲家米立亞把拉克來夫 (Milia Balakireff) 所建立的。賢諾塔的

父親，即是創辦瓦薩音樂院的人，告訴芬克說，這個生期同時也刻在波蘭別的碑上。卻是蕭邦的父母，都不是音樂家。我們又知道給蕭邦名字的教师，伯爵夫人石克耳拍考蛙也不是音樂家。但是『音樂家』的名號，在那洗禮證書上寫着的，在當時或者是表示一種頌揚的性質，也未可知。再說，波蘭的牧師的說法也並不十分準確，比較還是賢諾塔可靠些。一八九六年她同我對這問題爭辯時，引出宅拉作瓦佛拉坡勃洛確 (Brochow) 市教堂的神父所說的話作證。這位可敬的老人把各種記載都考慮過，以爲一八一〇年爲可靠，合理。但是，吳倚其基 (Wojcik) 的蕭氏傳略與蕭氏家中的所說全不符合。這種事實直到現在還在矛盾中。賢諾塔不願許多作者的反對，仍然堅持着她的論調。

自從宜克 (Mieok) 所著可靠的蕭邦傳記刊行後，這些小小的爭辯，也就隨之而起了！他深信他所說的是對的，并把所說的日期，還寫在注解中。關於這些愈理愈亂的糾紛，或者由於蕭邦自己的錯。因爲我們都知道：藝術家，不論男女，都願將他們的年齡改小；有時借辭說忘掉了自己的生日，或是歸罪於那登記者。但我想蕭邦的家庭，決不會弄錯這件比較重要的事！如果我們追溯到蕭邦的祖先，便會發生一部分

的疑惑。他的父親，是和音樂家貝多芬（Beethoven）同一年（一七七〇）的八月十七日生於羅蘭（Lorraine）的郎錫（Nancy）城。有人說他有波蘭的血統。蘇耳克（Szulc）說他是一個波蘭貴族的兒子。這波蘭人隨從斯坦尼斯拉勒清石基國王（Stanisla Leszcynski）到羅蘭時，將他的原名學彭（Szopen 或 Szop）改作蕭邦（Chopin）。他的兒子胡雷特力克（Frédéric）到巴黎時，復將他的名字學彭改作法國普遍的蕭邦了！

蕭邦的父親，由一個同鄉，給他在烟草商行找了一個事作，他得到這個機會，在一七八七年移到瓦薩去。他是當時法國高尚人士之一，受高等教育，極重視禮貌的。一七九四年，科蘇日可（Kosciuszko）革命發生，他也加入了衛國隊。烟草公司生意不好時，他不得不在勒辛斯基（Leszynski）家裏教書。他學生中的一個，名叫瑪麗（Mary），因受拿破崙第一的寵愛，作了二世皇帝總長瓦勒屋斯基伯爵（Walewski）的母親。後來宜科拉斯蕭邦（Nicholas Chopin）漂流到了宅拉作瓦佛拉城去，居住在斯克兒貝克（Skarbek）伯爵夫人的家中，教她的兒子胡雷特力克（Frédéric）的書。在這裏，他便認識了克芮參諾夫斯略女士（Justina Krzyzanowska）。這女士雖窮，但出身貴族。在一八〇六年，他和她結了婚，生了四個小孩：三女一男，男名胡雷特力克佛郎

斯瓦 (Frédéric François)。

有了高雅，博學，而具波蘭政治感情的父親，又有一個極可佩服，極愛國的波蘭母親，蕭邦便成了一個聰明，活潑，愛家庭的孩子了！他體質不算如何強壯，但是也很柔弱。大概他不曾患過孩童難免的那些病症。他並不像他的作傳人所說那般蒼白，沒血色，富情感。反而很可證明他是快活，嗜娛樂，愛談諧。他父親從前很有錢，自搬到瓦薩去後，生活也頗安適。波蘭那時也很興盛，蕭邦的父親並作了瓦薩中學校的教員。所以兒女都受了文雅，高尚，樸素的薰染。蕭邦的母親是一個理想 (ideal) 的母親。據喬治桑說，這母親是蕭邦『唯一的親愛人。』但是以後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勒里亞 (Lelia) 永久總是吃醋——甚至對蕭邦過去的事情也吃起醋來。他的姊妹都很有才氣，很溫柔，總是寵愛他的。宜克斯關於他一切有趣，窮苦，困難的事件，全沒有敘述。

蕭邦的父母，都常識豐富。蕭邦很小時，便表現出來極愛音樂的天才。父母便請了一位波西米 (Bohemian) 地方的提琴家兼鋼琴教師支維宜 (A. Zwyjny) 來教他。蕭邦少時最早的一個朋友方坦拿 (J. Fontana) 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

巴黎自殺；據這位自殺的朋友說，蕭邦十二歲時，智識已經很高了，所以能自己去研究他所喜歡的東西。他初次出台演奏，在一八一八年的二月二十四日。他彈了己勞維支（Gyrowetz）所作的一個競奏曲（Concerto）。這時從他致母書中可以知道他極以一條新領帶而自豪。信中有這麼一句話：『我看出，當我公開演奏時，人人都很注意看我的領帶。』他的音樂天才的早成，雖然不像莫差特（Mozart）那般早，但仍是一個奇蹟。因為他具有卓越的天才，才能和許多波蘭的貴族親近。他愛文雅時髦的環境，因為能與這般人士接近，才漸漸發展了。許多貴族，如察爾多力斯基斯（Chartorskis），拉德席維爾斯（Radziwills），斯喀爾伯克斯（Skarbeks），波多基斯（Potockis），盧伯克斯（Lubekis），和大公爵康斯坦丁（Constantine）並他的公主羅維喀（Lowicka）都設法在生活方面幫助這個有天才的孩子。此後，愛爾斯納（J. Elsner）又教他作曲。這些課程，對他將來的成就都有很大的價值。愛氏看出他天才之所在，而加倍與以培植。他用盡心力教他，使蕭邦的個性得充分發展。蕭邦對於愛氏也極敬愛。蕭氏到巴黎時，還寫信給愛氏徵求他對於從喀兒佈蘭納（Kalbrener）學琴一事的意見。並且蕭氏很遵從他的勸告。蕭氏曾說過：『即使是個大笨蛋，也能從支維宜（Zwinyy）和

『愛爾斯納學得一些東西。』

有人說這些故事都是任何大作曲家兒時的軼事，是不足為徵的。蕭氏少時，每聽音樂，輒涕泗滂沱。而莫差特（Mozart）聽到喇叭的聲音，便會深深的感動。據說這個波蘭的孩子，還用了他勝人一籌的天才，把他父親學堂裏的一些頑童降服了，後來，又把他們釋放了。還有一段趣事，說他同一個猶太商人搗亂。他小時極其活潑，這也許對於他軟弱的身體，太過於一點了罷。他是一個極好的滑稽摹仿家。李斯特、巴爾察克（Balzac）、波加基（Boengé）及桑（Sand）都相信他可成一個頭等演員。他和他的姐姐哀迷麗亞（Emilia）合編了一本小小的喜劇。總之，他幼時雖不很出風頭，但仍無疑的是個極聰明的孩子。這由他的通信裏可以看出。因為當他們快樂的時候，表現不出什麼文學上的興趣，但寫這信的人，却張大着兩眼，看出人生，看出人間的長短來。這種特性，後來表現得更明顯，鍛煉成了他性情上一種極度的譏諷。自然這一來引起了海銀（Heine）的注意，——雖然海氏的諷刺比較是一種智慧上的技能。他的鋼琴技術，在這時已經到了獨到的境界了。他便開始作曲的技術的試驗。這個，後來成了音樂界的一個大改革。他身體很弱，他的姐姐的身體也不大好。一八

二六年家人將姐弟兩人送到普魯士西勒西亞 (Prussian Silesia) 的那湖水環繞的來納士 (Rahnerz) 去了。這一年光陰，都消磨在這個旅行，和拜訪他們的教母 (Godmother) 中。這位有尊號的夫人，叫做維西握羅夫斯喀 (Wiesiolowska)。她是斯喀爾柏克 (Frédéric Skarbek) 伯爵的姐姐。(這名字和賢羅塔從前所述的不符合。) 一八二七年，蕭邦離去了中學，專門研究音樂。他常到各處鄉間去聽農民的唱歌和拉琴，他願作一個國家主義的作曲家 (National composer) 的念頭，也萌芽了。一八二八年的秋天，他到柏林。這次的旅行，使他與社會接觸。

黑勒 (Stephen Heller) 在一八三〇年，看見蕭邦。他說蕭氏面無血色，身體很弱，並且同他們在瓦薩所說，蕭邦是會短命的。這時也許正當蕭邦環境最慘的時期，因為他在柏林的生活是很快樂的。總之，他的姐姐哀迷麗亞是年青時患肺病死的。當然，蕭邦將遭肺病的襲擊，是為人所預料的。他的親戚們還時時警戒他，叫他把自己的衣服整理起來，做出點有精神的樣子來。他同瓦格納 (Wagner) 一樣，也有不可拘束的豪放和自然的談諧，這或者是他們要猛烈抵抗疾病的表現。瓦格納結果活到高壽，但是蕭邦因憂愁，失望，濃厚感情的攻擊，損壞，便夭折了。他毫無俗人的嗜

慾和消遣。比如說吸煙一樁事，他不但吸，反而恨煙。他的女朋友桑（Sand）在這一點，就大不相同了。據倫支（de Leinz）所說，最可悲的一件事，便是這位女士爲要吸煙，還同蕭邦爭吵起來。她叫：『胡雷特力克紙卷（用來點煙的）。』蕭邦也就唯唯而諾。黑兒先生（Philip Hale）說一八四一年三月十五日巴兒差格（Balzac）給他的伯爵夫人杭斯喀（Hanska）寫信說：『喬治桑去年並沒離開巴黎。她住在皮加而（Pigalle）街十六號。……蕭邦總是在那裏。她除去吸點紙煙外，別無嗜好。』

我在此，不得不引牛曼（E. Newman）的『瓦格納的研究』裏的話，因爲蕭邦由厭煩和感情兩重壓迫中所受到的精神衰弱，是同瓦氏一樣。牛曼述說瓦格納的話：『很少的人，有生命的火在裏面猛烈燃着。』他年青時，似乎很快樂，有勇氣。像他這樣的人，如同海銀，宜其昔（Nitzsche），亞米而（Amiel）等，都被人們誤認，以爲他們的快樂和勇氣，是身心中的一種和諧的結果。我們如憑這些大天才的外表生活去推測，有時就會弄錯，有時會碰到些可悲的例外。這些表面的快樂，在有經驗的人看去，祇是一種神經衰弱的病態，——祇是一個頹廢的前鋒。瓦格納終身心靈的糾紛，是同蕭邦一樣的。這僅僅是一個徵兆（Symptom），並不是什麼病症；不過蕭邦的心的衰

弱，還沒有變到像瓦格納那樣的惡劣罷了。

蕭邦，在他父親的朋友亞洛基教授（Jurocki）的保護之下，到柏林去參觀科學會。他在那裏非常快樂。他們兩人是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由瓦薩出發，經過五天路程，便到了柏林。他看見了斯旁挺宜（Spontini），孟德而生（Mendelssohn），和宅爾特（Zelter）；他也聽見了並參加『亂射』（Freischütz）歌劇；且同許多科學家談笑風生。洪博兒（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是科學家中之一。回國時，他們在除里蕭（Zuilehnw）略事休息，蕭邦便臨時在鋼琴上彈出些波蘭的歌謠。他彈得這樣的迷人，街上的車子，交通，也就因之停滯在一塊兒了。所有的人，都跑來聽他！這也是那些古老有趣的傳說之一。達爾諾夫斯基伯爵（Tarnowski）說：『蕭邦高高興興，滿腔心思——或者充滿了名望和快樂的夢想，離開了瓦薩。他在日記本內寫着，「我口袋中僅僅有二十個克若宅（Krenzers）了，但是我覺得我比前幾天我遇見的那位波托克基（Arthur Potocki）還闊，還富。」除了這個機智的意思和諛諧外，我們還看得出他安靜高興的性情。舉一個例來說，「天可讓我將我的大名——F. 蕭邦簽下，算是屬於你的朋友中之一。」他又說，「哦！我最尊貴的先生，我自己尙還不知道我當了你的知心朋友

的快感！』

這些信中的話，聽來好像是塊肉餘生記 (David Copperfield) 中的米可柏 (Micaber) 一樣，可以看出蕭邦之喜幽默。西可兒斯基 (Silorski) 說是這小孩在教堂中彈琴，合唱，便忘掉了一切。

這兩個旅行的人，十月六日到了瓦薩。他們在波勝 (Posen) 住了幾天。拉得宅維兒王子 (Radziwill) 也住在那裏。蕭邦在那裏，還彈了琴。不論李斯特怎樣寫法，這位王子作曲家，雖然極表同情與禮貌，但在音樂教育上，從未幫助蕭邦一點。

洪麥兒 (Hummel) 和巴幹宜宜 (Paganini) 之遊瓦薩，是一八二九年的事。前者是蕭邦遇見過的。後者，他很表佩服。在這年中我們可以聽到蕭氏的作品，『回憶巴幹宜宜』這曲雖未印出，據說係△大調，起初出現在『瓦薩之回音』(Warsaw Echo Muzyczne) 的附錄中。宜克斯 (Nicks) 說他從未見過這樣一本珍奇的曲譜。怕特來夫斯基 (Paderewsky) 告訴我說他有這個曲子，并說這曲不大好，僅可當作歷史上的古蹟。我找不到許多關於波蘭詩人石老瓦基 (Julius Slowacki) 的事實。祇知他同亞倫坡 (Edgar Allan Poe) 都於一八四九年去世的。塔兒諾夫斯基 (Turnowski) 說這位

詩人是蕭氏至友之一。我想他的詩篇總給這位作曲家一些靈感。

一八二九年七月間，蕭邦同兩個朋友來到維也納（Vienne）。他們的旅行法是老式的，這到也很快活。他們看見了該國的許多城市，看見了加立色亞（Galicia），色勒色亞上部（Upper Silesia），及莫拉維亞（Moravia）——人說這地方是波蘭的瑞士。七月三十一日，他們到了奧京。蕭邦開始初次享受那藝術的空氣和環境，生活不大像從前那般孤獨了。他那甜蜜安靜的家中生活，對他的事業，對他的藝術，未嘗不無阻礙。他在那裏爲人們所誇譽，爲家人所溺愛。自然嬌弱女性的感情，便養成了。維也納的生活，比較快活，自由，比在瓦薩也藝術化多了。他在此認識的人，個個都是藝術家。這期間中他所寫的信，充滿了談風和生活素描。信中時有譏諷怨恨的音調，但這於藝術是沒有損害的，並且表示他智慧不少。著名的克恩提納托爾（Käunlinthor）劇院的監督加倫伯爾格伯爵（Graffenberg）對他也很好。書局經理哈斯林格（Hasslinger）待他也很有禮。他帶來了他所作的變奏曲（Variations on "La ci darem la mano"）環境都很順利，尤其是他被請去開音樂會時，更覺走運了。他天性膽小，但被人勸說，便不怕了。一八二九年八月十一日他在維也納開音樂會，初次出台獻技。他在琴上

彈了他的變奏曲第二段。他的克拉可非亞克旋轉曲 (Krakowiak Rondo) 也宣佈快要演奏，但是琴譜寫得不清，無法從事，他便臨時隨便作曲彈了。這次的成功很大，聽衆鼓掌不已。他又臨時彈出波蘭小曲『其米兒』 (Chmielek) 和『白夫人』 (La Dame Blanche) 的一律調，引起大衆的熱烈歡迎。最後樂隊也加入了。雖然蕭邦演奏時的彈法不很重，——很輕巧的，但報紙對於他的批評還仍然不錯。人人稱讚他的彈法 (Style)，同時也認爲是自出心裁的 (Original)。這些批評家已經看出蕭邦的將來了，因爲當時有一位女士說：『很可惜，他的面貌和外表不甚爲人注意。』這話被蕭邦聽見了。他因爲天性異常銳敏，難受了一陣子，但是同一般波蘭人一樣，能把密祕藏匿，便設法將氣壓下去，不表示出來。

得了這個成功的鼓勵，八月十八日，他又在這個劇院中，開了一個音樂會。這回，他演奏了他的克拉可非亞克 (Krakowiak) 一曲。新聞報紙還批評他作曲的天才。有一個批評說：『他平靜的彈去，沒有平常那分別藝術家和初學者 (Amateur) 的那種強烈的情感 (Colore)。他的缺點，是不注意音樂上開始的強音的表示。』當時維也納人們都讚賞而高興聽的，是那激越的強音和熱鬧大聲的鋼琴彈法。這批評家繼續

的說下去：『在他演奏中，他如同一株美麗的幼樹，自自由由站立住，開滿了美麗芬芳的花，結滿了成熟的果實。他的作品，有許多新奇的內容，並新樣的形式。從中他表現出許多貴重的作曲個性。』這個批評算是一個比較敏銳的了。這是宜克斯博士 (Niels) 由一八二九年八月二十日維也納的劇院報紙 (Theaterzeitung) 上譯出來的。總而言之，我們不能責備說這位批評家的腦子頑固。因為他沒有犯當時一般批評家的毛病，——即是反對青年天才的發展。蕭邦在這兩個音樂會裏，都沒有賺到什麼錢。

在這時，他對於那種輕巧，細膩的彈法 (Touch)，和他原有的格調 (Style)，已成一種習慣了。我高興人們不再以為他僅是一個音樂學生。他寫信回家說，『我的彈法，使女士們非常高興。』這種彈法，總能迷着了女士們的心。蕭邦的神態，幻想，和他走路時驕傲的態度，引起了那關於他女性舉動的著名謠傳。但蕭邦自己也得負一大部分責任。這謠傳，很快的也浸入了他的音樂裏。這個，一半來自事實，一半生自內心的偷安。這故事，生了根，如同毒草一般，愈傳愈廣了。大鋼琴家路賓斯坦 (Rubinstein)，桃色格 (Tausig)，及李斯特彈奏到蕭邦曲子中多情熱烈的地方時，聽衆及批評家都

討厭嘯怨起來了。這是，老實說去，是個變形的蕭邦——變到男性了！這仍然是真正的蕭邦。這個青年的舉止，帶點兒女性，但他的心是男性的，並且很勇敢。他的波蘭舞曲（Polonaises），敘事歌（Ballades），諧謔曲（Scherzi），和練習曲（Etudes），需要極偉大的鎮靜，需要心和身的鎮靜。

蕭邦遇見過切爾宜（Czerny）。他論他說：『他是一個好人，除此無他。』切爾宜很稱讚這青年鋼琴家軟柔無骨的手。他第二次到維也納時，切爾宜還問過他，『你還仍然很用功麼？』切爾宜的腦子，是一個不倦不休的鋼琴練習的產生器具，但是蕭邦便將技術的問題和詩意的表情混合溶化在一起。因此這位老教師的天性，當然不能引起蕭邦的敬佩。他認識佛郎斯（Franz），拉黑納（Lachner），及別的有名人物。他也還享受過年青有名女鋼琴家不拉黑提略（Leopoldine Blahetka）的風騷，因為從蕭邦的信裏可看出他同這女士分別的痛苦和難受。八月十九日，他同了一些朋友起程到捷國去，兩天後，他們到了普刺格（Prague）。他在此看見許多情形，他遇見了大名鼎鼎的克倫格而（Klengel）。這人比萊普色格（Leipzig）可怕的加打生（J. J. Dassois）還著名。蕭邦和克倫格而彼此都很表同情。三天後，這個團體轉赴特普立支

(Topliz) 去了蕭邦在那裏會當着貴族面前表演過。八月二十六日，他到了德來斯登 (Dresden)，看見了石婆兒 (Spohr) 所演的浮士德 (Faust)。他也遇見了音樂隊指揮家莫兒拉西 (Morlacchi)。這便是瓦格納繼續他作指揮的那莫兒那西氏。——(參看芬克的瓦格納傳)。他在不來斯老 (Breslau) 住了一會兒，九月十二日又安然的回到瓦薩家鄉了。

大約在這時，他便同瓦薩音樂學院的一個唱歌女生格拉到夫斯喀 (Constanzia Gladowska) 發生了戀愛。宜克斯氏堅認作這個戀愛和友誼是『他的一種情慾。』他以為這是蕭邦生命上的一個重要關節。他和握一其阿斯基 (Tinus Wojciechowski) 及馬圖斯熱斯基 (John Matuzynski) 浪漫的友誼，可從他的通信中，見到許多證明。這些信，好像患愛情病女子的信件一樣。但是蕭邦純潔的品行，是很高尚的。他退出一切粗糲的環境。祇是上天知道他有時怎樣受桑 (George Sand) 的朋友們的苦楚。巴黎輕挑的笑話 (Parisian badinage)，——對於這位感情銳敏的人，必定是很討厭受不了。關於蕭邦，我們實可像小泉八雲 (Lafcadio Hearn) 的那樣說法：『每一個男子前生都作過一百萬回女子的。』是否公庫兒提 (Goncourts) 曾經膽大的說過，『世

上沒有天才的女人；——天才的女人便是男子』這樣一句話蕭邦需要一種感情上的發洩。他的鋼琴，僅僅是一部分感情的發洩器。我們讀他兒童時的胡說亂道的信件，總可使我們愉快的。

自從維也納旅行後，他精神和身體上都受了挫折。他用功過度，他同時討厭瓦薩了。他很愛他親愛的人，因此他不敢將這實情告訴他們。他將這些意思寫在紙上，在鋼琴上彈出來，但總不願用口說出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蕭邦天性之缺乏決心和毅力。他提及夫羅柏爾所著『情感的教育 (L'Éducation Sentimentale)』中的莫蘭 (Frédéric Moreau)。這是蕭邦志向毅力的一個萎縮病，因為他既不能說出，又不能逃出瓦薩城。他那時寫了許多自己罵自己的信。這些信，必定煩擾，而刺激了他的朋友們。他同別的許多大天才一樣，也是終身受了猶豫，疑惑的累贅。但是他的猶豫的笨行，實可說是有些人家所謂的『韻事』。這無決心的性情，是他事業上的大障礙；同時，也十足的反襯在他的藝術裏。

蕭邦一八二九年十月，到了波聖 (Posen)。他在拉得仇維而斯 (Radziwiłłs) 被那才貌雙全的愛麗沙 (Elisa) 公主所迷了。這公主後來很年青便死了。桑 (Sand) 又看

出了蕭邦的無常，飄動的情感，——戀愛了，又失戀。他可以在一晚上，同時將這兩事（戀愛和失戀）辦到；但是一點小小的事，——如一片凋萎的玫瑰片，便可使他皺眉，生氣，狂想。我們可以老老實實的說，這位青年，是一個難於處置的人。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他在來數兒斯（Ressource）彈奏了他所作的變奏曲（Variations）第二段。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七日，他在瓦薩開初次音樂會。他選奏了他那F短調（F Minor）競奏曲（Concerto）中的緩慢章（Adagio）和旋轉曲（Rondo），並和波蘭小曲的雜選曲（Potpouri）人們批評他的彈法太細柔。這是一個老調嘯怨，但是音樂家，如愛爾斯納（Eisner），苦而兵斯基（Kurpinski）等都滿意，高興。握爾夫（Edouard Wolff）說，瓦薩的人對於『蕭邦真正偉大的天才』沒有看出，沒有認出一點兒來。因為他是波蘭人，他們是歡迎的，但是蕭邦個人才氣，他們全不愛惜。他受了壞評論和好批評的刺激，一星期後，又開了第二個音樂會，彈了同前會的那競奏曲的兩段及克拉科維亞克（Krakowiak）曲，並臨時作了一曲彈出。那競奏曲的緩慢章，格拉倒夫斯喀（Constance Gladowska）還很好的彈奏出來了，這回卻是一個成功。由這些音樂會，他獲得了六百塊美金。對於一個不知名的鋼琴專家，在那個時候，這數可不算小了。一首頌揚他的

詩，還印了出來。一個在巴黎訓練出來的波蘭鋼琴專家，名叫東斯提（Dunski）的，還贈給了蕭氏一些香檳酒。這一來，可使他在鋼琴演奏史上，垂名不朽了。最壞的一件事，便是阿兒洛夫斯基（Orlowski）由那競奏曲的主要律調，作成一些馬數而喀舞曲（Mazurkas），並且還大膽將牠們印出來了。

最後的一個打擊又來了。就是一個音樂書鋪的人向蕭氏要像片。他發了一下抖，拒絕了，因為他不願看見自己的臉面印在那包乾酪和牛油的紙上。慢慢的，有些批評擁護他了，但有的仍是荒謬，——批評家常常是這樣。同樣蕭邦曾寫了瘋狂的抗辯給提屠斯（Titus）。最後，他還煩躁的痛苦的說：『我再不去讀那些批評者的話了。』這話聽來正同那真正的藝術家不顧一切批評的高超；但在開完音樂會後，和他們的仇敵開完會後，一樣的去細讀那些批評。

蕭邦很愛聽商塔格（Henrietta Contag）唱歌。他總是一個歌的愛好者和認識者。他勸年青鋼琴家須常去細聽那好的唱歌家。伯而維而（de Belleville）女鋼琴家，和提琴家李平斯基（Lipinski），也是他所稱佩的。如果他願意的話，他還可以切實的來寫一點批評呢。但是格拉到夫斯喀女士（Gladowiska）正在打擾他。難受極了的相思

病纏繞他。她初次出台表演帕爾 (Paer) 的歌劇亞格尼斯 (Agnesse) 時，他還到了場，並且關於這個重要的關節，作了一個完全描寫，寄給他的朋友提屠斯 (Titus)。這提氏居住在自己鄉間的一所房子中，蕭邦有時也去拜訪他。刺激攪擾他極了，他想到柏林或維也納去，但是想了很久，爲了追求女人的愛，他仍居留在瓦薩。經過長久的準備和感情上的躊躇，一八三〇年十月十一日，蕭邦在瓦薩開第三次——也是最後的——音樂會。他初次當衆彈奏他的E短調 (E Mino) 號奏曲；但是他沒有一章一章的連接彈下去。頭章和末章之間，同當時的習慣一樣，夾着了一個歌曲 (Aria) 後來，他又彈了一些波蘭民謠的幻想曲 (Fantasia)。這晚上對他最美滿的一件事，便是那格拉到夫斯喀女士唱了一曲路西尼 (Rossini) 作的歌調。『她穿了一件白衣，頭上戴着玫瑰花，美麗而迷人。』蕭邦是這樣說的。其餘許多韻事，當不勝枚舉。他寫了這樣多關於她的信，從這些信裏我們可以看出來，他真愛上了這位女士了。我推測蕭邦這晚上一定彈的很好，因爲他自己也曾說出過。他雖然生性驕矜，但是對自己的批評，總是嚴厲的。蕭邦的虛榮心和女兒性，在這個演奏會中，都可以看得出來。他說：『我相信，我昨晚演奏時是十分的漂亮，文雅，因爲佈蘭提 (Brandt) 曾經教過我

如何才適當。』這話並不指他的表演而言，乃是指他如何對聽衆鞠躬。從前他就向他母親誇講過他那新的領帶，並且又是青年人，當然很注意自己的舉止和態度。但是我們從這些零碎的事實中，總是看出他真是一個小孩子。

自然格拉到夫斯喀（即 *Constantia*）唱得美妙極了。『她那低音的 B，這般美麗的唱了出來。』宅林斯基（*Zielinsky*）說：『就是這個 B 音，也可值一千達克提（*Ducats*）貨幣了。』呵，這些可愛的人兒！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一日，蕭邦離開了瓦薩到維也納。他並沒宣佈他的戀愛事情。或者他是一個失戀的人罷？史書毫無記載。他也永遠的不再看見到格拉到夫斯喀，因為他此後沒回瓦薩去過。這位女士在一八三二年，同瓦薩的一個商人格拉波夫基（*J. Gradowski*）結了婚。她寧願嫁給一個穩重可靠的人，而不願嫁給一個雲霧蒙着的天才。一個浪漫的傳記家還說她的丈夫是佛特人斯基伯爵（*Wodzinski*）。這丈夫後來眼睛瞎了。或者，一個失明的鄉間紳士，比一個流淚的鋼琴家還令人可愛一點。關於這個結婚，蕭邦在一八三一年，必有所聞。在蕭邦的通信中，幾乎未再提起這女士的名字。在苒的光陰，將她這美麗善歌的女士的影子，從天才音樂家的腦海中逐了出去。如果她是楊花水性，他又是飄流不定，那麼我們

可以在這件戀愛上不必過於表示憐恤了。這場悽慘的事實，會引出春水東流的眼淚，耗費了墨池般的文墨了。

愛爾斯納 (Elsner) 和一些朋友陪送着蕭邦直到離瓦薩不遠的握拉城 (Wola)。音樂學院的學生，在那裏還唱了一個坎達達歌 (Cantata)。宴後，他們還贈蕭邦一個銀質有柄的杯子，內面裝着波蘭的泥土。據喀拉所 斯基 (Kurrowski) 說，他們還懇求叮囑他，不管他飄流到那裏，都不可將祖國和朋友們忘掉。蕭邦心裏充滿了離苦馬上就得向家庭，父母，朋友，和自己的『理想 (ideal)』告別。一個青年，用唯一的兵器（鋼琴），和天賦的美麗的音樂頭腦，去和萬惡的世界接近。

他在喀麗支 (Kalin)，遇着了他的真正好朋友屠氏。他們同到不來斯老 (Berlin) 城去玩了四天，又同到戲院去聽音樂會。蕭邦在那裏的一晚上，臨時彈奏了他那短調競奏曲的兩章。一個有名的琴師被他壓服了。十一月十日，他們到了德來斯登 (Dresden)，享受那地方的音樂。蕭邦去聽克來色格博士 (Dr. Kreisig) 所奏的曲名一晚上 (Svirée)，但是看見許多婦女全副武裝帶了針線在那裏縫東西，他受了一下驚。她們的用意，想在音樂會休息時，從事針黹的呢！他又聽見了阿柏爾 (Anber)

和路西尼 (Rossini) 的歌劇。他也聽見了意大利的提琴家羅拉 (Rolla) 的獨奏。他很愛聽大提琴家多提造納 (Dotzner) 和苦妹 (Kummer) 演奏。他極愛這個大提琴樂器。他遇見了大唱歌家路兵宜氏 (Rubini) 並且路氏還許可爲他作介紹信，如果他願去遊訪意大利。他又看見了克倫格爾 (Klangel)。克氏告訴這波蘭青年，說他的彈法如同費兒特 (John Field) 一樣，這話真使蕭邦歡喜不已。他沒有遊普刺格 (Prague)。冬天的十一月，他來到維也納。他還深望能照從前那樣的成功再來一下，但是大失所望。哈斯林格爾 (Hasinger) 待他很冷淡，並且說除非不花一錢的能獲得蕭邦的作品，他才願代印變奏曲 (Variations) 或競奏曲 (concerto)。蕭邦初次和那些印書人的挑戰便開始了。他常用『給錢，你這禽獸』一句話，來罵人。關於金錢的事，蕭邦是很認真的。他的許多通信中，總是寫着這些印書人的醜陋和詭騙。「禽獸。」這個名稱，縱用來罵他們，也算是最輕淡的字了。「猶太人。」這名稱也是他最愛用的。說去說來，蕭邦的根性的確純粹是波蘭的。

他在維也納，未曾遇着他的朋友不拉黑提喀斯 (Blahotka)。這朋友是到斯屠提加兒提 (Stuttgart) 去了。一切對於蕭邦，都不像從前那樣的好和有希望。他找不着可

以賺錢的事情。還有他內心的痛苦，加以朋友的別離——提屠斯 (Titus) 於十一月三十日赴波蘭加入革命黨。他的信件中反映出他心靈上的激烈和對父母的惶恐。許多次他想把藝術的野心棄絕了，跑回波蘭，為祖國作戰。但始終未曾實現。他之無決心——並非由於膽小，這又是一個證據。於是蕭邦將滿腔的愛國心、熱情和英雄的氣概從波蘭舞曲 (Polonaises) 中表現出來了。幸而我們現在能得着這些神妙的歌曲，因為蕭邦未去作一個激烈的軍人黨員。蕭邦的心靈奔放無羈的。現在我們不必去吹毛求疵嘲笑他那奇特軟弱的身體。他寫些信寄給父母和朋友馬屠斯任斯基 (Matuszynski)，但是這些信並不使人失望——至少，對於他的父母，不是絕望的信。信中他假裝快活，並且表示將來抱着絕大的希望；因為現在他的一切費用，都取給於他的父親。這時康斯坦提亞 (Constancia) 送來的消息，使他很高興。他決定到意大利去，但是一八三一年初革命發作，他便臨時改變方針到法國去。馬兒法提 (Mal-Fatti) 博士對他很好，鼓勵他，寬慰他，並且設法使他認識了許多人。他這時期所寫的信，最為有趣了。他聽見罕納非特爾 (Sarah Heinefetter) 唱歌，又聽過塔而伯爾格 (Thalberg) 彈奏他競奏曲中的一章。塔氏比蕭邦小三歲，但聲名已甚高。蕭邦沒稱讚過

他，『塔而伯爾格雖然是著名的音樂家，但是他不是我所崇拜的人……他用琴的踏瓣（Pedals），並不是用手，來奏出那強弱的音節。他彈十度音程（Tenth）如我彈八度音程一樣容易，並且他還戴鑽石鈕扣以示誇眩。』塔而伯爾格不能引起蕭邦的注意，並不是祇因他是一個注重手技的人，不合蕭氏的口味；乃因他是一個猶太人——一個能幹，成功的猶太人。結果，兩方面，猶太人和波蘭人互相的攻擊。

洪麥而（Hummel）去拜訪過蕭邦，但是我們沒聽見蕭邦對於洪氏和他的音樂的批評。如說蕭邦摹仿過洪麥而的技巧，那更滑稽了。或者，這是由於冷靜的原因，恰如瓦格納之討厭梅葉伯而（Meyerbeer），乃是因他不得不如此。蕭邦聽見過施米提（Aloys Schmitt）彈琴，他用罕納斯（Heinagene）的話來諷刺：『他已經四十多歲了，還在那裏作出八十歲的音樂。』這是他寫給愛兒斯納（Eisner）信中的話。我們的蕭邦有時還會很驚人的譏諷人呢！他認識提琴專家斯拉維克（Slavik），大提琴家墨爾克（Merk）和所有的樂譜出版人。一八三一年四月，他還加入了加兒熱亞維斯屈列（Garzia-Vestriz）夫人所開的音樂會彈奏。六月，他又自己開了一個音樂會。他大概在這會彈了他的E短調競奏曲，當時的音樂雜誌還輕描淡寫的登載了一下。這時他

很用功。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在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完全失望的演奏後，他便離了維也納。

蕭邦得到一個到倫敦的護照。「經過巴黎到倫敦，」並且獲得俄國大使的允許，可直到謬宜克（Munic）去。當時他正患着痲疾。按手續，他應當弄到一個健康的證明書才能出發，但是他却免了這項麻煩。經過了多年，據說他曾說過：『我祇經過巴黎。』但這話我們不能相信。他在謬宜克城，還彈了他的競奏曲第二段，並且很得意的。他並沒在這巴伐立安（Bavarian）的首都住下，便匆忙的到了施途加兒提（Strutt）城。在這裏，他接到波京瓦薩被俄國軍隊攻陷的消息。這是一八三一年九月八日的事。這個刺激便逼出了那偉大的C短調練習曲，作品第十號的產生。這曲有時也叫做革命曲。蕭邦在十二月（一八三一年）十六日的一封信裏還嘆說：『所有的這一些事，都使我痛苦極了。——誰又能預料得到呢！』在別的信中，他寫着：『媽媽，因我沒有回家去，她當怎樣的快樂。』伯爵達爾諾夫斯基（Tarnowski）在他的收集蕭邦遺著中，印出了一些蕭邦日記本中的選錄。據說這日記本是蕭邦存留着的。根據這個材料看去，他所受的刺激從下面的感傷便可以看出：

『我可憐的父親呵！我最親愛的家人呵！他們也許飢餓了？或者父親沒有錢給母親買麪包呢？或者我的姐妹當了那野蠻俄國兵的犧牲呢？哦，父親，這是你老年時的安慰罷？呵，母親，受苦的母親，你豈是爲兒女們才忍受這苦麼？』

『我在此間閉住呢！我在此間，僅有兩隻空空的手！有時我在鋼琴上呻嘆，受苦，失望！哦，蒼天蒼天，祈你地震一下，把這世紀的殘酷人類消滅了！并祈你降大旱於法人，因爲他們不會來援助我們。』這些話聽來，好像有點驚心動魄，使人疑惑不是蕭邦的話。

他不會到瓦薩去，但在九月底，動身到法國去了。一八三一年十月初抵巴黎。波蘭的失陷打動了他鐵石的心——雖然他離祖國很遠。這個行程，據李斯特說，『決定了他的運命。』蕭盤到巴黎時，正二十二歲。

## 第二章 狂飆中的巴黎

據宜克斯(Nicks)說，蕭邦這十八年中飄零生活的行踪如下：在巴黎，住在魚市大街二十七號，後來搬到安坦路(Chaussée d'Antin)五號和三十八號。他赴愛克斯禮拜堂(Aix-la-Chapelle)，喀兒斯巴得(Karlsbad)，萊普色格城(Leipzig)，海得而柏爾格(Heidelberg)，馬連恩巴得(Marienthd)，和倫敦，最後到了馬覺耳喀(Magjarea)，回巴黎後，住在床穴街(Rue Tronchet)五號，又搬到皮加兒街(Pigalle)十六號，又遷到臥拉昂(Square d'Orléans)十字路九號。他赴英國及蘇格蘭後，重新搬到臥拉昂十字路的九號，再搬到下約街(Rue Chailot)及溫多門地(Place Vendôme)十二號。他最後的休息地點——便是柏爾拉穴斯(Père la Chaise)。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蕭邦內心不安的性情，但不是浮動的天性。他臨終的幾年的不能安居在一個地方，已象徵了生理上的特點——患肺病的人總是這樣的。

一八三一年的巴黎，文藝蒼萃的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化城市之一。情慾和奢侈的洪潮，要以浪漫派鉅子雨果(Victor Hugo)為首領了。這個潮流在八十年前，

會擾動歐洲的智慧和全體。其次便要算海恩 (Henri Heine)。他在德時，名罕力昔 (Heinrich)，渡過萊茵河來，改名海恩。他那一枝靈巧的筆可說是放在蜂蜜及苦膽中，因為他會潑刺的譏諷人，同時又會多情的哭起來。古典派的日頭大約也固定了。在這富於學說的天才競爭中，還有蘇漫 (Schumann)，哥提兒 (Gautier) 等人。這些人都是奇思，幻想，和情慾的結晶。少年人似乎聽見月兒唱出銀子般的聲音，——便想到謬色 (de Musset) 了！似乎有沙沙的樹葉聲來伴奏，來打動那些多情人的心。『他要打倒白鬚髮的人，』他穿着朱紅的背心在唱出靈秀的歌，全法國正鼓着掌。但可惜啊，這個浪漫的嬰兒，最後因智慧的血枯乾而死了。他留下一些極可愛的作品，永傳於人間。這是自希臘黃金時代以後奇異天才的出現。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發，由污泥中叫出來了一些挖陰溝的人。胡羅伯爾 (Flandrin) 他的面傾向着過去的已往，憂愁凝視着那巴黎，並寫出一首法國國民的敘事詩。左拉 (Zola) 和他的一黨穿掘到一個道德的池澤去，引起全世界的厭煩。於是人們都將那浪漫派的弱不經風的花，寫在書本上。在這書本中，這花的光澤，慢慢地變成了那甜蜜晚間看不清楚的光了，——慢慢地被人忘掉了。——裴遼士氏 (Berlioz)，火焰中的火神出世了，用樂器的靈感，去

鼓動去影響瓦格納和李斯特，他的作品我們聽去似乎很空澀，膚淺，飄浮，但這隻夜鶯直到現在，我們也不能夠去批評他，分他爲那一類。他的個性自然是浪漫的，但是他的音樂，——不論律調，色彩，強弱（Nuance），光輝，又不是純粹的浪漫派。我們要把他同蘇曼比較比較。但以技術論，這位真正的藝術家蘇曼，遠超過裴遼士的；但以音樂論，却不如裴氏感人之深。裴氏的曲子太使人興奮，使人聽到他那偉大的，奇特的，無定格的音樂而高興，而鼓舞，但是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怪感，——那聲音確似一隻巨鳥，確似上古時一隻可怕的怪鳥。有那睜大着兩眼，張大着嘴喙在傾吐心血般的唱。裴遼士同博多萊勒兒（Baudelaire）一樣，有那使人戰慄，震驚的力量。但是西蒙（Symonds）說：『古典派的虛假，和浪漫派的抽筋，都應當棄掉的。一個時代的詩人既不能摹仿帕爾那沙斯（Parnassus），也不能以退隱在一個不落克山（Blockberg）的紙板上引起人們的崇拜。一個藝術家當在宇宙天然光線下自由無羈的走動着。』風起雲湧的情形，都是在這波蘭藝術家來到這虛弱的巴黎城，所顯出的甜蜜的苦楚，和甘甜猛烈的茶毒。

我們試想，這位新來巴黎的人，因天才馬上爲人所認而認識接觸的男女名流。

這些人便是：雨果 (Hugo)，拉馬兒丁 (Lamartine)，拉門奈 (Pere Lamennais)——呵，在這  
個五花十色的時代，他的話，不知給了人們怎樣的安慰。還有賈託不力安 (Chateaubriand)，聖西蒙 (Saint-Simon)，麥力麥 (Merimee)，哥提爾 (Gautier)，李斯特，枯散 (Victor Cousin)，波多萊爾 (Baudelaire)，謝費 (A. Schaffer)，伯里斯，海恩 諸色人物。海恩 還問  
過這波蘭 音樂家他那「女神」的消息，——『是否她仍然將銀白的面紗蓋着她  
青色輕鬆的黛髻，上而顯得那般迷媚；是否那白髮飄飄的老愛人，仍然那樣可笑的  
追隨着那個失了常態的女兒？』此外的名人，還有謬瑟 (De Musset)，維宜 (De Vigny)，  
路西尼 (Rossini)，梅葉伯爾 (Meyerbeer)，奧伯爾 (Auber)，聖不慮夫 (Saint-Brevin)，諾  
力 (Nourrit)，西勒 (Erdinand Hiller)，得馬 (Dumas)，黑勒 (Heller)，得拉克老 (Delacroix)  
——大畫家，畫家中的雨果，——米昔勒 (Michel)，顧一若 (Frigo)，提爾 (Tiers)，波  
蘭 的詩人，宜瑟維支 (Nimcewicz)，和米克維支 (Mickewicz)，和喬治桑 (George Sand)，  
這一夥人都是巴黎 的藝術和文學的砥柱。

最雄壯，最美妙的一段事蹟，要算是李斯特 所作蕭邦 傳中述及蕭氏 在安坦路  
(Chaussée d'Antin) 的一晚上，於這段描寫可表出這匈牙利 人的文學天才。當他的描

寫中有：『被驚惶所侵蝕』的話，對我有催眠似的魔力。讀了李斯特的描述，我們感到就是那屋子裏的器具，也會說話似的。但其中又說：『那遮藏着的漂亮，正如果子上加了糖，蕭邦是不會滿意的。』這話並不十分高明。李斯特雖然在蕭邦死後，極力抬高他，頌揚他，但至少在這個時期中李斯特的敘述是最可靠的了。李斯特在蕭邦的眼中，算一個理想的人物，因此在他給父母的信中，沒有提及李斯特的缺點。這位波蘭人是多疑的，並且極易觸犯的。他討厭「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原因第一是衆多的人羣，實在使他昏迷，討厭；第二是加上他虛弱的身體，無法去征服一個較大的聽衆。關於這一點，塔而伯爾格（Thalberg）氏就能辦得到。他貴族的身姿，他的鎮靜，他美麗的彈奏，和他完善的技術獲得了聽衆的稱讚。李斯特也時常去取悅於聽衆。他出台，他彈奏，他大成功。這一切情形，蕭邦都很有知道。他也知道他的缺點。他設法，千方百計去征服這些困難，但結果總是失望。這個失望的另一原因，是他的感情過於銳敏的關係。

李斯特告訴人們關於蕭邦的一段故事。他說飯後，賓客們不知不覺間逼迫蕭邦彈琴，蕭氏借詞說：『哦，老先生，我吃的太少了！』雖然當主人的不够聰明，但蕭邦

的答覆也未管不粗鹵一點。

蕭邦認識了俄斯波恩 (Osborne) 和孟德而生 (Mendelssohn) 和提琴家伯約 (Bairlot)，及大提琴家佛郎克 (Frankomme)。孟德而生還寫一首『蕭邦歌』(Chorinetto) 以示頌揚。他同佛氏成了終身好友，時常合奏，並且作了那個G短調大提琴(Cello)奏鳴樂來贈佛氏。他去拜訪喀而不蘭納 (Kalbrenner)，——當時的頭等鋼琴家。喀氏還被這波蘭少年的新奇彈奏法所難了。蕭邦聽見過黑耳日 (Herz) 及西勒 (Hiller) 彈琴後，也不怕在喀而不蘭納氏面前表演他的E短調競奏曲了。蕭邦將這回事，完全的寫信告訴提屠斯 (Tinas)。喀而不蘭納問過蕭邦，『你是菲而德 (Field) 的學生麼？』喀氏看見蕭邦有菲而德的彈法 (Touch) 和克來麥 (Cramer) 的體裁 (Style) 略而不蘭納心無成見，所以未去注意這驚奇的天才，便以為蕭邦和其他的鋼琴家一樣罷了。他要蕭邦從他學習三年。僅僅三年！但蕭邦的先生愛爾斯納 (Elsner) 寫了一封誠懇的信，勸這青年不要去作任何試驗而傷害了自己的本有的個性。蕭邦實在在的去上過喀氏的班，但是他不久便離去了，因為他從這位虛誇，鄙吝的鋼琴家學不了什麼東西。西勒所說的那段事——孟德而生蕭邦，李斯特，和黑勒如何的

在意大利馬路上和這猛狠的老先生開玩笑，雖不能算很真，但也够有趣了。不管喀氏如何無禮貌，蕭邦仍然稱讚他那完美的技術。海恩引科來夫 (Koref) 的話：『喀而不蘭納看起來好像是由泥中挖出來的一塊糖。』宜克斯以為蕭邦可從喀而不蘭納學些技術；蕭邦在公共場中，也很欽佩喀氏的學識和技能，但他自己總願自修。他說：『我不能創出一個新派，因為我連老法子都不知道。』他的音樂的優點和弱點，也就是因為欠缺這個學者的訓練和具有個性的表現。他的一些技術，乃是由洪麥而那裏得來的。

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他初次在巴黎演奏他的E短調競奏曲及一些短小的曲子。雖然喀而不蘭納及伯約 (Baillet) 也加入演奏，但是這一晚上的英雄還是蕭邦。這個演奏會在經濟方面是失敗了，因為聽衆大半係有名或有勢的波蘭人，並未出多少錢。孟德而生因為討厭喀而不蘭納對蕭邦的驕矜——要蕭邦從他學三年，——還極熱烈的鼓掌哩！西勒寫信給人說：『蕭邦的音樂技術，不論如何缺乏，但此後再也聽不見了。』一般的批評也不壞。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日，蕭邦出台於莫斯科王子所組織的一個義務賑捐音樂會，而大受歡迎。他寫信給提屠斯，說他飽

受人們的諂媚，他的心都跳動起來了。

他和駝背鋼琴家皮克瑟 (Pis's) 的乾女兒佛郎色拉 (Francilla) 有一段韻事。蕭邦殘忍的嘲笑這鋼琴家，引起了老藝術家的吃醋。但蕭邦還很高興得意，因為他的搗亂總是文雅的。他寫信說：『你對這事怎樣說法，我是一個引誘女人的危險物呢！』喀拉所夫斯基 (Karaszewski) 說，蕭邦在巴黎的通信，不幸在瓦薩城於一八六三年九月十九日被俄軍毀失了。謝菲爾 (Ary Scheffer) 所畫的蕭邦肖像和第一架鋼琴，連同這些信件，一起被燒毀了。這些信的損失，是沒法補救的了。喀拉所夫斯基曾看見過幾封，他說是浸染着憂悶的。不管藝術如何成功，蕭邦仍需要錢。他又來籌備從前想到美國的計畫。據說，他在街上遇着了拉宅維而 (Valentine Radzwill) 太子。這太子勸他赴羅斯其而德 (Rochelid Soiree) 音樂會演奏。此後，他的期望，便放出一線的曙光，因為他收到一些繳費的徒弟。宜克斯氏，不相信這段事。他覺得這事是在浪漫空氣中造出來的。縱使這是個奇談，但李斯特，西勒，佛郎空門 (Franchomme) 和所維斯基 (Sowinski) 都不會聽說過。在這個適合藝術的環境中，蕭邦的心靈和音樂，都邁進了不少。他所到各處，總是同公主貴人來往。這個對於他的作品，必定影響不小。如



輕軟的演奏，——除此，別無所聞了。

蕭盤決不是浪漫主義的一個熱烈信徒，因為浪漫主義的放鬆，不合宜的熱心，暴動，攻擊教堂，和傳統，使這位精細，感情敏銳的波蘭人討厭，這種吵鬧和宣傳總使他冷淡，退縮。他願到波蘭武蘭特（Uhand）去，但他又反對打倒偶像，並且不願在溝渠裏涉水去達到他的理想和野心。他不是一個戰士，但是如果我們追憶五十年前，應被崇拜的，仍然是他那弱小的聲音，——從詩人口中發出的，一個微細的金音，而不是他同時的那些喧嚷著名的藝術界的首領們。李斯特對蕭邦的影響，當然是有的，但是蕭邦的影響於李斯特又怎樣呢？請讀蘇漫的記述，便可明白一般。蕭邦於一八三四年設法到愛克斯拉夏伯而（Aix-la-Chapelle）去參加那萊因河下流的音樂會節。他在那裏，於夏多（Shadow）畫家的家中遇見西勒及孟德而生。據西勒說，他臨時在鋼琴上彈得妙極了。在他回家以前，他同西勒還去拜訪了科不倫日（Coblentz）。宜克斯教授長於談諧。他有時隨便的說：『蕭邦的朋友馬屠斯任斯基（Martin-szyn'ski）之來巴黎，對於蕭邦，必定很有益的，因為我們的音樂家很需要一個人同聲嘆息。』在他描寫喬治桑時，這個暗示更寫得厲害！他用了一個專章來攻擊這女士，

還用了一個莊嚴的結論說：『去斷定這件事并說出一切事實，似乎我不能作去。』這話是極可寶貴的。我在擺虛提 (Bayreuth) 城一八九六年遇着這位傳記家時，還告訴他我如何愛讀他的作品。我也說過我覺得蕭盤一生的事實應收集起來重編理一次。宜克斯教授呆呆的注視我，——他是位極和靄的學者，——說道：『不僅是你一個人有這感想呢！』他大概想到那些利用，依賴過他那蕭邦傳中證據的人們。但是宜克斯在一八八八年根據喀拉所夫斯基 (Karłowski) 李斯特，蘇漫，和喬洽桑等人的材料，這項工作當然繼續做下去了。

自一八八八年後，許多關於蕭邦的文件寫了出來，——這也是在預料中的事。和馬屠斯任斯基氏同在一起，這位作曲家比以前快樂多了。他一心去愛祖國。不管旁人如何嘲笑，他仍一心的愛他的國人。他決不是一個奢侈的人。他常常幫助波蘭人。自一八三四，一八三五年以後，蕭邦便不常作公開表演了，——不如以前的活動了。別人不易於了解他，因之，他也沒有受到他應得的熱烈歡迎。有一次，他在音樂院的音樂會中彈奏他的短調競奏曲的一段慢調 (Larghetto)，那冰冷的待遇，大使他煩惱了。不過他仍鼓着勇氣，於一八三五年的四月二十六日，仍在哈本哩克

(Elbenek)的義務音樂會出台彈奏。報紙稱讚他。但是每次公共的演奏，都增加了他的厭煩，這由於敏銳的性情。大約在此時，他認識了白林宜(Bellini)，他對於白氏感人的律調，有好奇般的愛好。

一八三五年七月，蕭邦在喀而斯巴得(Karlsruhe)會見他的父親。此後，他又到德來斯登(Dresden)去，復轉赴萊普色格(Leipzig)。他在此，還當着蘇漫，維克(Clara Wieck)，文哲而(Wenzel)，和孟得而生彈過琴。蘇漫對於蕭邦的批評很好，但是蕭邦對他的友誼卻不大好。他回巴黎時，曾去遊玩海德而和柏爾格(Heidelberg)。他看見了他父親的學生古提漫(Adolphe Gutmann)。十月中，他便抵文化世界的首都。

同時，在德來斯登城，戀愛又佔着他的心。一八三五年九月，蕭邦遇着他父親所辦學校的前期學生，——老同學吳得任斯基(Wodzinski)家。他同吳氏的妹妹瑪麗(Marie)發生了戀愛。他們彼此還訂了白頭偕老之盟。蕭邦向父親談及這件事。這時，他把巴黎和自己的野心全都忘掉了，一味的沉在結婚的夢裏，和居住在瓦薩城的附近教書和作曲。這是暫時的夢，這種夢誘惑了許多大藝術家，安慰他們，使他們覺得在這個苦惱的世上還有個真正休息的海港和安身之地。但天神爲了保護音

樂的關係，又出來作阻了。雖然這女士的母親很贊成這婚事，但父親却反對蕭邦的窮困。那時候的藝術家並不是怕德來夫斯基（Radewski）。這吳得任斯基家，是有錢的貴族。一八三六年夏天，蕭邦在馬連恩巴得（Marienbad）同瑪麗女士重逢了。一八三七年，他們斷絕了關係。次年這個心思無恆的美人，便和蕭邦的教父（Godfather）伯爵施喀爾巴克（H. Skarbak）的兒子結了婚。這個婚姻後來卻沒好結果，——或者是因為這位夫人彈奏蕭邦的曲子過多的原因罷。離了婚後，她又和一位紳士名叫哦爾皮宅夫斯基（Orpiewski）的結婚。吳得任斯基伯爵在他所作的蕭邦的三個浪漫史中證說他的妹妹是在馬連恩巴得一八三六年拒絕蕭邦的求婚。但經了這個打擊後，蕭邦仍然活下去。他回到了巴黎。一八三七年七月，偕同了普萊葉而（C. Pleyel）和可支米安（Kozmin），初次來到英國。但他沒有任多久——僅僅十天。他的肺病自此時開始。普萊葉而氏用了佛雷支（Fritz）假名字，將他介紹給了一個鋼琴商人不洛得吾特（J. Broadwood）去彈琴；但是他的彈奏法，顯露出了他的真名。英國初學音樂的人都很喜歡他的曲子，但是一般的批評家仍然不與他表同情。

現在那桑夫人的不吉利的動機開始初次在發出影響了。我同哈多（Hardow）

先生的意見一樣不稱這件事是一個私通。蕭邦大概是很可愛的——這是藝術家普通的一個缺點。他說話和行爲都不鄙俗。他在未遇見桑時，却討厭那『黑眼的女人。』不管愛里握 (Eliot)，安諾特 (M. Arnold)，伯郎甯夫人 (E. Barrett Browning) 諸人相信這位桑女士是一個女聖人，但是她的名譽卻總是不妙。哈多又痛駁否認蕭邦和第得王 (Aurore Dudevant) 不正當的行爲和關係。如果他深信當時的造謠，如果他深信那女人的話可靠，我們便可讓這位批評家留住在那『烏托邦』裏了。蘇格蘭皇后馬麗 (Mary) 有她的麥萊 (Meline)，爲什麼桑不當自豪？她除去自己以外，還有一個爲她說話幫忙的人呢？我沒有譏罵人的意思，我也不提議去討論這件事情的詳細。這些事，由人傳來傳去，使人討厭極了。雖然理想派總是看作是兩個靈魂的結合，但事實派把這件事作爲談笑的材料，——在巴黎，這樣的人是很多的，他們由一八三七年至一八四七年還筆記了下來。我以爲實情是介乎二說之間的。

蕭邦是一個極銳敏的人。他遇見了這位交際頗廣的桑了。桑是個打破世俗和道德的傳統的天才女子。起初蕭邦討厭她。後來她在他面前表出熱烈的情慾。她年紀比他大，當然她能將一切用假面具蓋起來，並且她較聰明，比他又有名望。蕭邦在

當時大眾的眼中，僅是一個鋼琴家而已。因此用她吸鐵的力量，獲到了她的意中男子。在巴黎——藝術化的巴黎，這樣的事情多極了。李斯特愛護亞姑兒伯爵夫人 (Agoult)，因而夫人生了許多小孩。科西馬不雨羅夫瓦格納 (Cosima Von Billow Wagner) 便是其中之一個小孩。巴兒察克 (Balzac)，這位偉大的海盜和詩人，不那把爾提 (Bonaparte) 和擺倫 (Byron) 的結合，好像在那裏度一個神聖而淨潔的生活，但是他最好的學生施氏 (Viscount Spelboerch de Lorenjou) 告訴我們一些異樣的故事。就是那路恩 (Rouen) 不染紅塵的偉人夫羅柏爾 (Flaubert) 還同那庸俗的女文人結合。據法格 (Emile Faguet) 所說，這是由一八四六年直到一八五四年的事。這裏便是一個中庸——好和壞——的另一面。如同尼采 (Nietzsche) 氏所說，這是道德的新評價。蕭邦對於這個結合是很悲嘆的，因為在理論上說來，他是一個天主教徒。記得有一次因為李斯特當他不在家時，偕同一位女士到他屋子裏來會面，還生了一大頓氣麼？他真可算是一位道德家了！他愛的是羅馬天主教，直至他死，也還相信。除了同桑夫人有一些瑣事外，他的行為並不算不正當。他恨這種鄙行，並且設法將這戀愛事隱起來不告父母。

雖然這事的結局有無限的憂愁和斷腸，但是這個親密的關係，對於他們兩人都無礙於藝術。蕭邦需要人的照顧和體貼；同這位鼎鼎大名的法國女子在一塊兒，他的藝術邁進不少。他最美的作品，可追根到諾威(Norway)及馬覺爾略(Majorca)。在另一方面，她也受了利益。大約一八三三年，她自與米捨(Alfred de Musset)苦苦的分別後，她感到寂寞了；因為他與巴格羅(Pagello)中間的經過是很短的。直到一八九六年，米捨與桑的故事才漸漸爲人知道。關於這一點的材料，我們又當來請致施追而博爾昔氏(Spelboerch de Lovanjou)，因為他藏有桑和一八五八年『兩世界雜誌』(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的編輯不爾羅士(Buloz)的一些信件。

米捨氏同桑兩人，是在一八三三年的夏天到威匿斯去的。他們獲得米捨夫人的允許回到威匿斯。米捨的母親還供給他們的用費。這個故事表出一個真正法國人的性情。米捨獨自的回了家，身體和靈魂都病了。自此各種安慰也是治不好了的。也有些關於一位名巴格羅醫生的說法，——暗昧而不可靠的。桑對於巴格羅氏忽然表示一個極非常的幻想。但她却否認這事。但米捨的兄弟明明暗示出米捨病之加重，實因這桑夫人和年青醫生風騷的關係。這醫生是請來給米捨看病開藥方的。

巴黎菲加洛 (Figaro) 報的編輯加本博士 (Cabane), 於一八九六年去拜謁巴格羅, 告訴了我們在一八三三年所發生的那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以後可以解釋那「白喜鵲 (La Merle Blanche)」後來對蕭邦的態度。

『一晚上, 桑寫了三頁充滿詩味和動情的散文, 拿一個沒名字及住址的信封, 將這信封好了, 交給巴格羅醫生。他呢, 看見了沒住址, 不知道——或者佯作不知道, ——這信是寫給誰的, 便問桑他當怎樣辦法。她從他手中將這信抓過去, 在那封面上寫出, 「寫給傻瓜巴格羅的。」過了幾天, 她告訴米捨說她自此以後, 對他僅僅能作一個朋友罷了。』

米捨於一八五七年因愁與病而死了。他死後, 桑便發表她的她和他 (Elle et Lui), 而驚動了巴黎。這書可說是一個對米捨所著的世紀一小孩之懺悔錄 (Confessions d'un enfant de son Siècle) 的答詞。米氏的這本作品所述其中的離別并不如何高明。這詩人的兄弟波兒 (Paul) 作出她和她來追憶科勒 (Jouisa Colet) 女士還寫了她那平俗的小說他來嚷鬧。正當這喧嚷之時, 擾亂的因由, 還在那小小的意大利的伯鹿諾 (Belluno) 城 安安靜靜的活着的! 在這文學史中, 巴格羅醫生, 算是那唯一的人,

在桑前演覺瑟夫 (Joseph) 的事實了。

爲什麼我要相信桑因厭惱了蕭邦才離開了他的？「以後過些日子，」這句話是很重要的。我印出巴格羅一段故事的原因，並不僅因這事很新鮮，並且因這事可以示知人們桑夫人在任何戀愛中，總是主動的。她待蕭邦如同一個小孩，——一個玩物，利用他作爲文學的靈感。這一點黑多 (Baudouin) 先生當特別小心！在滿足了她所需的感情後，她便捨棄了他。而她自己，縱然極力掩藏她的沒良心時，仍是老實的。我們仔細研究這位女作家，在她的生命史上寫着，「心，」——「慈母的感情」等話。蕭邦嘆說：「如果我不再相信眼淚，那便是因爲我看見了你哭的關係。」桑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產生物。她自己便是一個非常人。她內心的活動，也是非常，她超越過蕭邦，如同她超過山多氏 (Sandean)，喀而馬達 (Chimatta)，米捨，李斯特，得拉克蛙 (Delacroix)，米謝爾 (Michel de Bourges)，——我沒有按着準確的年代寫出的，和後來的夫羅伯爾一般人物。這被人痛愛的女人美妙的一件事，便是她晚年時，和夫羅伯爾的來往，純粹是精神上的愛情。從他們通信裏表出她仍是有一「慈母的感情。」

巴而熱克 (Honoré de Balzac) 所著域外通信新近出版了，其中關於桑的話，是很

有趣的。一八三八年三月，他到諾喊（Nohant）去看桑，給了韓斯喀（Hanska）下面的消息：

『還好，我見到了她，因為我們互相交換意見，——關於山多（Sundean）的事。我從前堅持責罵她捨棄了山多，現在不得不深深的與她表同情了；你知道她要的是愛情，我却是友誼。』

『但是她同米捨的關係，未免令人難堪。此刻她在這裏。——一個退隱着，責斥婚姻和愛情，因為她以為在這兩者之中，除去欺騙錯誤而外，別無其他。』

『我要告訴你她和這兩人的祕密，你將信天使和魔鬼之間沒有相同點。在有偉大和美麗的靈魂的人們看起來，她所作出的愚事，都是一種榮耀。她是多爾法而（La Dorval），波略（Boengé），那門乃（Tamenais）等人的犧牲者。她也被李斯特和亞古而夫人（d'Agoult）欺騙了。』

照着這認識靈魂的巴兒熱克（Balzac）的眼光，讓我們也來看看蕭邦和桑的友誼與結合。讓我們也隨着那友誼的曲折去觀察去，直到一八四七年。

蕭邦遇見桑，是在一八三七年的一個音樂會中，宜克斯對於這兩人的浪漫故

事，不管傳說的也好，印出來的也好，總是設法隱藏，埋沒。他的事實是由佛氏（Freni-chonne）口中親自聽來的。桑是反對蕭邦的，但是她制服男性怕羞的能力和蕭邦在鋼琴上的本領是一樣的高。不久人們看見了他們形影不離的了！她沒有音樂天性，並且也沒受過音樂的訓練，但是她對於一切藝術都有嗜好，她並不是一個美婦：皮色深黑，身子略寬肥。她的像兒，據格來宜爾（Edouard Grenier）說：

「她很矮小，很強健，但是她的面孔，尤其是那兩眼，引起我的注意。這是一雙妙眼，生的稍稍接近一點兒。大概很大，眼皮也不小。眼色黑，——甚黑，但是不很光明，……這個使她的面孔看來有點奇怪黑暗，甚至有冷淡的表情。她那細緻的眼毛和一雙大而柔的眼睛，使她在看時，顯示有力而莊嚴，可敬。這個莊嚴的氣魄，在她面孔的下部，是沒有的。她的鼻子很厚，並且生長的樣子不好。她的嘴略寬，下頷小。說話很簡單。她的態度是很安靜的。」

但是她用魔力迷住了一切她所遇着的人。李斯特有一次也給她迷住了，並且傳說還引起蕭邦的醋味。哼，一個女人能迷住青年時的李斯特，也算是一個妖人了。一八三八年，桑的兒子莫力斯（Maurice）生了病，她提議赴馬覺爾喀（Majorca）

去。蕭邦於十一月間偕往。在桑所作的自傳中，充滿了地中海的旅行敘述，如蕭邦的長病，天氣的惡劣，不適及其他一切。這是一個受苦時期。桑說：『蕭邦病時，是一個極討厭的人了。』於是他們在一八三九年六月，便回到了諾杭（Novara）。他們遊過更諾亞（Genoa），並住了幾天。這是五月中的事。但是蕭邦在這興盛的意大利國，僅僅遊訪這一個地方便止了。意大利曾經也是他渴慕的地方之一。但桑自己再有再來到這城的福氣。——那是指六年前，她同另一男子拉切（Rachel），——從前的愛人，同到過這城。

一八三九年的蕭邦，因為健康關係，使他和朋友們厭惱。他曾在馬覺爾喀和馬賽（Marseille）大病了。傷寒和猛烈的咳嗽，便是十年後致他死的先鋒。他對於日常生活不得不注意了，——多多休息，少教學生，少作公開或私人的演奏，並且極力壓抑感情。這時桑雖然有活潑的幻想，自以為是慈姐，母親，或密友，但現在她也開始對蕭邦冷淡了。她全心為病人所擾了。像她這樣身心活潑的人，要去服從那喜怒無常的病人多麼使人厭煩呢。他在諾杭城作了很多的曲子。桑將一切已經告訴我們了。現在他呻吟，他作曲，重作。他將曲稿撕了又作，作了又撕。這正同夫羅伯爾作小說那樣

的辦法。夫氏在路恩 (Romen) 城附近的克蛙瑟 (Croisset) 地方，關在房裏，同詞句的鬼魔，交戰了一共四十年。蕭邦性情不甚耐煩，而且很神經過敏，但他仍能耐苦修改自己的曲譜。同巴熱克 (Buzac) 一樣，對自己的改正，仍不滿意時，他總要修改到極完善然後止。在此期間的通信，對於蕭邦嗜好的人是有興趣的，不過大都係託他的學生，如方堂那 (Fontana)，古提漫 (Gimman) 等，爲他去催促印書人的信，爲他找新房子，爲他買許多東西。論到蕭邦的依賴別人，爲他尋物質上的安適和日常需用品，瓦格納也不亞於他。他責罵他的朋友和恩人，如勒阿 (Lico) 等，全表出他天性之坦白，忠厚。如吳祇要有事刺擾他的神經，他決不猶豫用「豬」及「猶太人」的名字去罵他們。錢，金錢，是他在巴黎和馬羅坎 (Malloren) 通信中的主題。桑是一花錢奢華的女子，蕭盤常常不得不爲她花錢。他祇二十法國佛郎教學生一點鐘，但是他不是一架機器老這樣做去，一年之中，至少四個月，他不獲一文。因此他渴望他的作品能弄幾個錢來。天生天才，有時對於處置金錢，也是很能幹的。老老實實說，爲什麼他們又不能幹呢？

一八三九年，蕭邦遇見莫昔勒斯 (Moscholes)。他們兩人同在聖克鹿 (St.-Cloud)

的一貴族家中演奏了。蕭邦得了一個金杯。莫昔勒斯獲得一個旅行的櫃子。國王給他這個東西，是要想快點免除了他，『這是那可愛的蕭邦說的話！一八四一年及一八四二年，他開了兩個音樂會。第一個是四月二十六日在普萊葉而（Pleyel）音樂廳開的。第二個是二月二十日也在這裏開演的。宜克斯寫了一章有趣的文來說當時一般的批評和蕭邦彈奏的藝術。這些待以後再講。自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七年，蕭邦過着教音樂的生活。到了假期，他便到諾杭城去。這個可愛的城市，李斯特，安諾特（Matthew Arnold），得拉克蛙，路立那提（Pollinat）等都來過的。他的生活好像還快活。他作曲子，他同那個捷氏一家人的莫芮斯（Maurice）和所浪雞（Solange）——這「可怕的小孩」玩笑。據說在這裏，蕭邦和李斯特還起了釁，作友誼的比賽。兩個鋼琴家是否到底可以作朋友呢？李斯特學蕭邦的彈法，並且有一次在黑暗裏交換位子來騙要他們的聽衆。李斯特否認這件事。還有一個別的故事，就是鋼琴的踏瓣（Pedals）斷折了，他們中有一個還去收拾那鐵棍哩！李斯特對這故事又笑又罵。他不能回愆加兒基亞（Viardot-Garcia）在這宮中的洋臺上唱歌時，他還彈過了琴。這段事，加兒基亞也記不起來了。路立那提，得拉克蛙，和桑寫出了許多追憶這諾杭城，牠

和有名的會集等的文章，所以我們關於蕭盤好壞故事的詳細，也不用去爭辯了。關於這時期的事，我們可參考倫支（de Lenz）的一個說法。他可以將失去的假故事加上一段。

蕭邦認識巴黎的每個名流。他可以信步踏入最高尙的客廳。他的一些朋友說他有一點兒勢利，大約在他去世的最後的十年中，他不像從前那樣和氣，令人滿意了。但是我們又當想到他那退讓的天性，那波蘭人多疑的性情，尤其是他軟弱的身體！祇要有一個人責備他冷淡和自私，我想總有十人要稱讚他那無限的慈善，大方和忍耐。他總是一個寬厚而忍耐的教師。他若遇見了有天才的學生，更是興趣倍增了。你可想到這苦楚麼？像這樣的大天才，每天要教學生，——每天聽到那使人煩惱的琴聲。蕭邦在可愛而迷人的伯爵夫人們的稱讚的空氣中，得到一些安慰；但他仍照常教學生，並且還很喜歡教別人。他對於文學，不大有興趣；除了波蘭的作品外，他很少閱讀其他書籍（福爾泰兒 Voltaire 却是例外）。他會否享受過桑的小說？如果人們問他爲什麼不寫作交響曲或歌劇，他答覆說他的材料是鋼琴，而且當始終研究鋼琴。他說的法國話帶有波蘭的口音。他有時也說德國話，但是德國的音樂，除去

巴赫，莫差特二人外，他都不大關心注意。貝多芬的作品，除去月光曲升G短調奏鳴樂，和幾個別的奏鳴樂而外，他也都不大同情。他覺得蘇伯爾提的作品太粗糙，威伯（Weber）的東西太帶歌劇性。蘇漫的音樂，他搖頭而不加批評。他告訴黑勒說蘇漫的坎爾哩法兒曲（Carmen）老實說來全不是音樂。這個批評，在音樂史中，要算是最稀有的了！

但他也有他快樂的時間。他如果暢談，學人，搗亂，說笑時，正同瓦格納一般，總是大出風頭的。或者這是有點發狂，是不自然的快樂。但是這好像比他對瓦薩的憂愁和嘆息波蘭之不如從前的偉大和快樂，自然，近人情一點。波蘭的偉大和快樂是從沒有過的。蘇邦討厭寫信。他甯願親自走到數英里之地，去口頭答覆別人。他不一定恨某人。他對於個人及政治的事情，大概不很關心，——除去與波蘭有關的事。依理說來，他恨俄國人和猶太人，但是他同這兩種人都有來往。他之爲人，和他的音樂一樣，是一個不能調和的事實。所以在任何地方，對於任何人，都不能滿意的。對於他自己，他說，『他在這大地上，如像最大拉琴（Contrabass）的E絃一樣。』這個『神聖的不滿足』使他到了極端：因夢想的侮辱而去嘲笑他的朋友，或者有些藝術家去看

他時，他辱待他們。他對於李斯特不相信，——疑惑他起來了。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公  
開的吵嘴，但是十餘年來，他同李氏都不會親善過。

蕭邦同桑間的破裂，慢慢厲害，直到一八四七年，變成沒有希望的了。因之，二人  
永久分離了。一切的文章都是因這事而生出來的。蕭邦沒有說過什麼，但是桑卻不  
然。蕭邦的學生，很仇恨桑，說是她殺死了他們的老師。爭噪當然由此而起，那是事實  
上免不了的结果。自由戀愛的變遷，我們從此可以看出來一個公式。我們至少知道：  
兩個這樣的性情，絕不會全部符合的。祇要新東西一去了，那較強的一人，——即是  
那較少愛情的一個，便先開起爭端。同蕭邦先開爭端的，乃是桑。因為蕭氏沒有這樣  
大的膽量，也沒有這種用意。

破裂的原因是很有趣的。宜克斯氏將這些事情送到毀謗商人的法庭和判官  
面前去了。主要的爭噪，是因為所浪雞桑 (Solange) 和雕刻家克勒生格 (Clasingen) 的  
婚姻。所浪雞的母親雖不反對這個結合，但是後來她自己討厭克氏的行爲。她用岳  
母的口氣，說這男子很粗糙而激烈。蕭邦在諾杭城遭了悲劇後，仍招待這位青年女  
子和她的丈夫。因此桑便和他破裂了。這是一個好的口實。蕭邦對她生厭，已好些年。

了。在他已經研究完了他的藝術工作，並且他沒東西再研究時，——心理的肖像，大概已畫出時，桑夫人便離開了他。那些母親似的吃醋故事，以及蕭邦之奮顯所浪雞和看門房的太太到蕭邦家來喧怨她女主人對她丈夫的品行等雜說，我讓給別的人去說罷。自然這是使蕭邦身體更弱的一個可悲的事。爲什麼不呢？試想這位多情多感的波蘭人，失去了愛，失去了家和溫柔的照料，正如倫支所說，也會因心碎而死呢。近來傳說桑因蕭邦的亂交女友而吃醋，這是胡說。

英國戲劇批評家瓦克里 (Walker) 先生，說他願當巴兒熱克 (Balzac) 在時住在巴黎。他繼續有趣的說下去：

『於是我們可以得到機會去眼見桑夫人的豔事。至於皮拉提 (Pontius Pilate) 和桑二人之間，我却寧願遇着桑。見過她的人，如像夫羅伯爾，各提爾 (Gautier)，空苦爾 (Goncourt) 寫了許多形容她的奇形怪狀的話：她時時刻刻不離紙煙，她在諾杭 域幻想的生活。但是那時，他僅僅是一個『滅熄了的火山。』在她猛烈噴發時，那更當有趣多了！關於她早期的事業，即是她和米捨及巴格羅來往時，她自己曾在她所作的她和他告訴了我們一些。一兩年前所印出的那巴黎文藝雜誌 (Revue de Paris)

中報告我們更詳細一點。但是對於我，在這時間，最有趣的這一段，便是蕭邦的一章，包括了以後十年，或者隨便說說，包括了四十年了。在夫羅力安那（Lucrezia Floriana）書中，她露出了這時期的一些東西。這當然是她自己的意見。當然這是桑的壞品性之一，因為她明將自己的戀愛，弄成「一套把戲」了。那種情慾加以印書人的宣傳，一定無疑的，是那美食家（epicure）嘴中最奇妙的珍珠了。

但是後來竟給了這位女士一個不公平的利益。對於這件事，我祇聽見關於她一方面的，——尤其是她和蕭邦的事情。對於米捨，便用著作家的眼光去計算了。我們可用米捨的世紀小孩的懺悔錄去對付她所作的她和他。但是可憐的蕭邦，他是一個音樂家，不長於文墨，無法去訴苦或去攻擊她。她所給他的情感，他祇傾注在音樂上去了。聽來到很好聽，但是音樂總是空虛的，可惜沒有文學那種「證實」的力量。我們如何的渴望着，想知道他同桑在馬覺爾喀的六個月的生活詳情，米而（Pierre Milie）先生最近在巴黎雜誌（Revue Bleue）刊了一些蕭邦的通信，（大概係在瓦薩報紙上初次印出的）可使我們相信，在情場中，這女士卻像一位男子。我們當知道哭泣，努力「演劇」的，乃是蕭邦；桑乃是那安慰，勸解，保護的人。李斯特已經告

訴我們過這個馬覺爾喀時期一個奇特的故事。我們看見桑氏極強壯極高興的飄向暴風雨中去，而蕭邦呢，則居留在家中去給他「神經」一個刺激，借一個序樂曲子（Prelude）來發洩而已，或是在桑平安回家時，昏倒在她的足下。（哦，「藝術的性情！」）無疑的，這位女子據有相當的男性是致成這種煩惱的主動人。她對蕭邦的冷淡，當然不足奇的，因為這可憐的作曲家幾乎時時總是咳嗽昏倒的。但是她沒有全棄絕他，她仍佯作愛他，表出如慈母般的保護和看護，如同生病小孩子的一樣關心。

這些材料便是那些曾發表過的信件所告訴我們的。其中許多是在諾杭城寫的。但是無論如何，這些信的本身，就是曖昧的。蕭邦是用鋼琴來表現思想；用墨水和紙，他是不大會的。或者他的情書是一種死板的東西。而桑呢，我們都知道，關於這件事情，是一個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她會接到，也會寫了很多的信哩！但是無論如何，蕭邦不會像米捨那樣的寫出一些悲哀的反控。他對於桑真正的觀念，我們是不知道的。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說這事於我們沒什麼關係的。關於這事，她曾經有一次說出了真話（雖然對於蕭邦沒有關係的）：「兩個情人之間，有很多事情；這些事情，

祇有他們自己可去裁判。」

蕭邦在巴黎的普萊葉兒音樂廳，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十六日開他最後的一個音樂會。他病了，但是他彈得很動人。康門當（Oscar Comtant）說蕭邦在藝術家的屋中還昏倒了一次。桑同蕭邦重逢了，但是僅僅這一次。她握住他那「戰慄冷涼」的手，但是他沒說一字，便逃去了。他在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七十八日，給倫敦格色馬拉（Grzymala）的一封信中，專門說及桑：『我從來不曾罵過任何人，但是現在我對人生如此的煩厭了，也快來罵一罵呂克萊席亞（Lucrezia）。但是她受苦了，尤其是她年老變惡劣時。所里（Soli）之事，悲哉，是如何的可憐喲！世界上的一切事，都走錯了！』我不知道黑多先生（Hindow）對於這關於桑的參考，又將如何說法！

「所里」就是所浪雞桑。她因虐待而逼迫離去了丈夫。她的母親在諾杭城打了所里丈夫的耳光，她也照這例來了一下。桑設法去調停這事，還同她的女兒無用無希望的爭噪了。這個「解放婦人」有力的後人，比喻說來，同意大利詩人的姪子亞兒菲力（Marguis Alfieri）成了一個股東。她客廳的時髦，正同她母親一樣，但是她的性情，比較傾向政治方面，——尤其是革命思想的政治。她所認識的人之中，有剛

伯塔 (Gambetta), 費力 (Jules Ferry), 夫羅奈 (Floquet), 特恩 (Taine), 哀爾非 (Hervé), 辯論報 (Débat) 批評家維斯 (Weiss), 夫奎爾 (Fouquier) 等名流。她有「她母親那彎曲的鼻子, 和漆黑的頭髮。」她死在她那蒙提基屋萊 (Montgiry) 的宮中。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埋在諾杭城。據我的通訊人說, 這裏是「她母親因吸煙過度而死」的地方。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她作了一書叫作假面具和丑角。莫力斯 (Maurice) 是在一八八三年死的。他是桑親生兒子。她在一八七六年六月八日, 歸回到她那混種的祖先去了!

在文學上, 桑是女界中的一個盧梭 (Jacques Rousseau), 頭腦中充滿了消化, 煩苦, 激動, 發酵, 社會, 政治, 哲學, 宗教的思想和理論。她會寫美妙的法文, 瑩潔流利而充滿了色彩。她的記景和描寫鄉間生活的文章, 是有價值的, 但她那拜倫 (Byronic) 式情感仍時常現着。勒里亞 (Leinas), 印第安那 (Indians), 和路多兒 (Radostats) 城, 在什麼地方? 如簡蒙斯 (Henry James) 所稱, 她, 沒有描寫的特性, 和個性的才能。正同夫羅伯爾所寫, 「不管你有人頭獅身像 (Spinx) 的眼睛, 但是你總是如同在金霧中觀看這世界。」她寫一些暗昧不明的怪東西。她那夫羅力安那 (Lucrezia Floriana) 的王公略

老兒 (Kuroi) —— 暗指蕭邦的，僅僅是一個滑稽而已。無怪乎可愛的小孩問：『親愛的蕭邦先生，你讀過 Lucrezia 沒有？』時，他還生了氣哩！小孩又說：『母親把你放進去了。』在所有的人中，桑是惟一能寫朋友感情的人，并能表同情的畫了出來。她了解蕭邦，但是她沒有力量，將他的全部精神寫在一本書中。如果是夫羅伯爾——或者洛提 (Piero Loti) 就更妙了，——能認識蕭邦之清楚，如像桑認識蕭邦的那樣親切，那麼，我們就可得到一個最精密，奧妙，正確的記載了！

### 第三章 在英國蘇格蘭和伯爾拉穴斯的生活

蕭邦晚年的生活是很寂寞的。他的父親在一八四四年因肺病而死。他的姐姐愛米利亞 (Emilia) 也是因肺病而死的。兩者都是不祥之兆！後來不久馬屠任斯基 (Matuszynski) 又死了。提屠斯在遠離的波蘭公館中住居。蕭邦因此僅可同格潤馬拉 (Grzymala) 和方彈那 (Fontana) 作伴侶。因為他們都是波蘭人，所以他願意同他們來往。這個他用外交的手腕不讓別人看出。佛蘭空門 (Franchomme) 和古提慢 (Gutmann) 二人時時暗告宜克斯說：「我是蕭邦最好的朋友。」看來他對朋友尚親善，但是普通都係表面上的感情。如果他高興時，他總是會用巧言，或風流，或嘲笑來動人。這在他不費一文錢。所以他總是「大都爲人所愛而不愛人。」這係蕭邦的另一個怪脾氣。這特性加上他難於高興，和精神上的剛強，使別人看不清楚他的本心。他同桑的絕交，可說是他最終的厄運。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他第二次——最後一次——到倫敦時，身體已衰極了。

關於蕭邦來英國一行的詳情，西普金斯 (Hipkins) 先生便是一個最可靠的熟

悉者。對於這位可愛的學者，胡菲爾 (F. Hueffer)，本乃提 (Bennet)，和宜克斯都當感謝，因為他們很多的事實，都是由他那裏聽來的，好奇的人，由他們可以知道一切要知道的東西。這故事，是不大特別有價值，因為大都是蕭邦衰弱多病，嗔怨，嘆息的記載，並沒有關於一件藝術成功的記錄。

音樂界的一部份已向蕭邦宣戰了。那些批評都全是愚魯而險惡的。蕭邦雖然生氣，但是並未大怒。因為他太多病，也不管他人的攻擊了。他赴一個晚宴，但未趕上馬克萊的 (Maerady) 的晚餐，不然他在此地，可以遇見沙克萊 (Thackeray)，裴達士 (Berlioz)，普老克特 (Procter)，和本乃底克提 (Sir J. Benedict)。他同本乃底克提還在稍瑟蘭特 (Sutherland) 公爵夫人家中合奏了一個莫差兒提所作的二人合奏曲。他是否也會在皇宮中彈奏過，祇有皇后才知道，宜克斯是不得而知的。他遇見了林德果兒得斯密提 (Jonny Lind-Goldsmidt)。他也和別人一樣的高興而喜愛林氏。關於桑的事情，她正同一般婦女一樣附和蕭邦的。桑和蕭邦二人的音訊，已傳播到這島國來了。林女士在一八四九年還到巴黎去看過蕭邦！蕭邦於六月二十三日和七月七日，在肯拍兒 (Adolaine Kemble) 廳和法兒帽斯 (Falmouth) 房中開了兩個演奏

會 (Matinees) 大概聽衆還不少。加兒其亞 (Viradote Garcia) 還唱了歌。這位作曲家的臉貌和身體受病魔的纏擾而消瘦了。所羅蒙 (Solomon) 先生說過他那「長而瘦弱的手指。」他借這音樂會弄得一些錢。金錢這時對他是很有用的，因為醫藥費和生括費，將他所存蓄的錢都挪盡了。傳說他有意要在倫敦住下，但是，不用說，那無音樂空氣的霧城，再加以那般惡劣的氣候，就很可致他的死命了。雖然瓦格納是一個頑固的戰士（同惡劣環境交戰），但是遇見這種環境，也會吃敗仗的。

八月中，蕭邦離倫敦赴蘇格蘭。他住在他學生石特林 (Stirling) 女士家中。她的名字在蕭邦的學生中，自然早已熟習了，因為蕭邦作品中有兩個夜曲，是贈送給她的。石女士招待他備極殷勤，但是他仍繼續抱怨他的處境。在愛丁堡 (Edinburgh)，他住在波蘭人李行斯基 (Lyschinski) 家中。他衰弱已極，上樓下樓都得須人扶助抱上抱下。李行斯基的好夫人問他「桑是你的好友」時，他答說：「就是桑也不是呢！」這種隱藏過去的事跡是否不對呢？他承認他自己的異常瘦弱，使得桑叫他作「我親愛的屍首。」這豈不很可愛呢？石特林女士一定愛上了他。察爾托力斯喀 (Charlotynka) 公主追隨到蘇格蘭去省問他的身體。所以蕭邦並沒有完全被女人捨棄。老

實說，他如果沒有這般女性的奉承和安慰，他早就不在人世了。我們可以說，蕭邦如需要女人時，總可獲得一位。

八月二十八日，他在滿切斯特 (Manchester) 彈奏，他的朋友哦斯博 (Osborne) 先生當時還在場，據他說，『蕭邦的彈法太軟弱了，不能引起人們的熱烈歡迎。我對他實在是很抱歉可憐的。』在他回到蘇格蘭時，他同施瓦伯 (Salis Schwabe) 夫婦住在一處。

幾年前，哈頓 (Cuthbert Hadden) 先生在格拉斯哥 (Glasgow) 的報 (Herald) 雜誌上寫過蕭邦一八四八年來蘇格蘭的情形。這位作曲家，是異常的衰弱，但是音樂會中他有特別的把握。他還去拜訪他的崇拜者。哈頓先生在格拉斯哥報紙的後面發現下列的登載：(『Courier』)

『蕭邦先生有這榮幸，來公演他的白晝音樂會 (Matinee)。將於九月二十九日禮拜三，在格拉斯哥的商會廳舉行。兩點半開演。入場券很有限。每張票價半個「古尼 (Guinea)」——約二十一先令。一切詳情，請同巴克哈那街 (Buchanna) 四十二號吳特先生 (Muir Wood) 接洽。』

他又繼續說下去：

「這音樂會的純利，據說恰恰是六十英鎊。同後來的音樂專家所獲的數目相比，這個數目，卻是少的可笑。我們可回想十六年前，巴幹宜宜（Paganini）在格拉斯哥開兩個音樂會的情形，所獲共一千四百英鎊，這個蕭邦音樂會的數目，更太可笑了。吳特先生在此會後死了，他說：「我在格拉斯哥城，比較起來，算是一個生人，但是人們告訴我，說在這城任何音樂會場，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多的私人車馬。實在情形，來到場的人，大多係鄉人。格拉斯哥社會的精華卻是很少。因為這係一個白天的音樂會，人們都忙于作別的事情了，並且半個「古宜」的票價，要給他們的太太們和女兒們買去，數目也太高一點。」

「格拉斯哥城去世的黑得維克（Dr. J. Heddervick）回憶在他進這會場時，看見會場僅僅坐滿三分之一。明明顯顯，聽眾的一部份，大都係蕭邦的朋友。黑得維克，看見那一個小而軟弱的人，穿上淡灰色的衣服，——淡灰色的燕尾服和褲子，立刻便認識了這就是作曲家。他在人叢中走來走去，同各團體的人談話，並且不時看錶。這錶看來不比市長食指上戴的一個瑪瑙石大。」他沒鬚鬚，頭髮很美麗，而灰白

而消瘦。他的相兒，「有趣而靈秀。」過一會兒，「他最後一次注視那小錶登台，坐在琴椅上，於是聽衆馬上肅然了。」黑得維克氏說這是一個客廳音樂會，雖然蕭邦有時也彈出些偉大有力的強音，但是弱小的音，總比強大的音多些。這時的蕭邦，人人看來，好像要快進墳的人了。」

這就是我們所能够知道的。一八四八年，在格拉斯哥的蕭盤音樂會的聽衆，現在活着的，僅僅有兩個人了。其一，叫做瑟里格漫（Seligmann），他是格拉斯哥音樂家的老會長。關於這事的一些問題，他寫着：

「在音樂會之前幾個星期，蕭邦應友人與學生之請，在附近的鄉村過活。我以為他的學生石特林關於這事的一切佈置，都有所涉。吳特僅安排一切音樂會專門的佈置。我記得很清楚，吳氏告訴過我，說他從來沒有遇見像佈置這音樂會的困難。蕭邦時時改變他的心意。吳特不得不數次赴約翰石同（Johnstone）米立肯（Milliken）公園海軍大將拿皮爾（Napier）的房子住宅去拜訪他。但是他們回到格拉斯哥去時，很少不被再重叫回去，改變佈置的。這音樂會是在哈琴生街（Hutchinson）商會大廳裏演奏的。——這便是現在的伯爵館（County Buildings）。這音樂廳大約四分之三

是坐滿了人。在蕭邦演奏時，倫敦著名醫士的女兒亞得拉西哦，(Adelasio Marguerite) 夾以唱歌。米爾 (Muir) 先生伴奏。蕭邦滿面病容。他的彈法很軟弱。他那完美，漂亮，軟巧的演奏，頗為聽衆所稱讚，但是同時，他的缺乏力量未免使那次演奏單調一點。我記不起那全會節目了，但是他所作的著名降B調馬如爾略 (Mazurka) 舞曲，(作品第七號第一曲) 獲得掌聲不少。他再彈了，——輕重抑揚，同頭次完全不一樣。聽衆多半是貴族，其中大部分是女賓。當時亞即而 (Argill) 公爵夫人和她的姊妹不浪提爾 (Blankyre) 夫人也在場。』

另一個活着的人，便是亞勒克山得 (George Russell Alexander)，他是鄧羅普街 (Dunlop) 皇室劇院主人的兒子。曾寫了一封信答覆作者，尤其是關於蕭邦的無血色，死屍般的面貌。他說：『我的感動，是如此的大，以至我不得不退出屋子去恢復我自己的精神。我曾聽過音樂界一切最好最著名的藝人，但是沒有一個會這樣感動過我的。』

十月四日，蕭邦在愛丁堡演奏了。週遊各處後，他於十一月復返回倫敦。書上載着，他曾在波蘭的一個跳舞會及音樂會中彈過琴，但是這次不是一個成功。一八四

九年一月，他離開英國，並且感到非常的高興。在他回巴黎的路程中，他問人說：『你看見那草地上的牛馬麼？這些畜牲比那英國人還聰明多了。』這個不大像他對直維其（Niedzwiecki）所說的口氣。或者宜氏將玩笑弄作真事了。或者——總之，他之討厭英國及英國人，是無可諱言的了。

蕭邦生活最後的一個悲幕現在預備掉下來了。他的生活雖從未如何得意過，但他依着他的靈性，從不受鄙賤和世俗的侵染。楊蘭（Jules Tain）說：『他用那預備飛去的一口氣，渡過十年奇奧的生活。』我們也知道他的僕人丹宜而（Daniel）總是時時要抱他上床的。十年來他這樣被困於病魔，因此人們接到他去世的消息，是不大驚奇的。後來當他真正的逝世的惡訊傳出時，起初人們聽見，還不相信呢；因為黑勒（Stephan Heller）稱，人們時時報告他的死耗，便弄得真的消息也發生疑惑了。一八四七年，他的兩腿腫漲起來了，使他很難堪。馬氏（Mathias）描寫他的生活說，那正同『一幕悲劇的一張圖畫：背彎，頭下垂，但是總是和氣可愛，極高尚的。』他的錢袋已空了。他那蝦羅（Chaillol）街的房子，這個驕傲的人自以為完全的付清了，其實不然，其餘未付清的一半，還是俄國阿不列斯可夫（Orzeskoff）伯爵夫人交付的。據說

石特林女士還寄來了二萬五千佛郎給他，但是這是事實。這位高貴而心地良善的蘇格蘭女士，由蕭邦的一個學生路比阿（Rubio）夫人聽得蕭邦需要錢的消息，於是籌來了這筆款子。蕭邦同住的看門婦，將包着這款子的錢包，放錯了地方，幾乎失去了，但是被追索，又發現了。

蕭邦的將來既已鑄定了，他便搬到溫多門地（Place de Vendôme）的十二號。此地便是他的死所。他的姐姐路易斯由波蘭回到巴黎。十月初，他的病勢到了如沒人扶助便不能直坐的程度。古提漫（Guthmann），婆托略（Delphine Poloka）伯爵夫人，他的姐姐，和格法爾（Gaward）總時時在他的身邊照拂一切。屠爾更乃夫（Turgenew）稱說歐洲總有五十位伯爵夫人自稱會抱住過這位將死的蕭邦在她們的手腕中。實在此情形，他是死在古提漫的手腕中的。他將這學生的手舉起來，放在他的嘴上，喃喃的說道，『好朋友，』便氣絕了。所浪雞桑當時也在那裏，但是她的母親卻不在場，據說，她叫着要進房去，但是沒有被許，因為古提漫拒絕她進去。另一方面說，即是她叫要進去，蕭邦的朋友，也不准她接近蕭邦的。蕭邦死的前兩天告訴佛蘭空（Franckenne）說：『她告訴我，我必當死在她這唯一人的懷抱中。』桑除非她是一個巨

大的自私（她並不是）自大自尊的人，聽見這話，一定不會不流淚，追悔不已的啊，人們所等候的東西，總是來得太遲了！

塔爾諾夫斯基 (Tarnowski) 稱蕭邦最後的吩咐，非常清楚。他求他的姐姐將他所有的下等作曲全燒了。他說：『祇可印出那些好的東西，這才是我對公衆自己應做的事。這決心我要終身保持的，我願意現在也保持着。』這個遺囑，卻沒有遵行。他死後印出的曲子，大都係下等作品。

在寺僧葉落維基 (Jelowicki) 勸他懺悔認過後，蕭邦於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早晨三四點鐘便去世了。據加法爾 (Gayard) 說，人們問他是否受苦，他最後的一字是「更甚。」關於他前一天病床的情形，作動人而帶演劇的說法，婆托喀 (Delphine Potocka) 唱施嗟得拉 (Stradella) 歌或莫差特歌，——是不是馬爾切羅 (Marcello) 李斯特，喀若所夫斯基 (Karasowski)，和古提漫都不符合。

下面有根據關於蕭邦最後幾點鐘的說法，在此頭次用英文印出，是譯自克萊格 (Hugh Craig) 的。在李斯特有名的蕭邦作品，一八七九年第二版中，載有寺院僧葉落維基關於蕭邦死時的談話。在宜克斯的蕭邦傳中，由這寺僧的信中引了幾

段。原信係法文。一八八七年死去的李斯特，其一切遺產的法律承受人偉提更昔坦（Caroline Sryn Wittgenstein）的女兒何恆羅黑公主（Marie Hohenlohe），將這些信交給音樂雜誌（Allgemeine Musik Zeitung）譯出來並印出世了。信如下：

『蕭邦的生命，垂危已好多年了。他微弱，瘦小的身體，看來和他天才的偉力氣魄不稱。真是可奇，這樣的軟弱，他怎能活着下去，並且有時用力量的行動去作事。他的身體幾乎虛空到透明的程度了。他的雙眼將全被烏雲蓋住了。從這雲中隨時射出他那電的閃光。他很文雅，仁慈，充滿了談諧，一舉一動都可愛。看來已像超俗的了，但是不幸他還沒有想到上天！他有好朋友，但是也有好多惡朋友。這些壞朋友，便是那諂媚他的人。這是他的仇敵，是無主張或有壞主張宗旨的男女。就是他那不可匹敵的成功，這樣的奇巧，比一切的藝術家都大，卻會使他心靈中作戰，阻止他誠心的信仰和祈禱。可愛，美好，和最虔誠的母親的教訓，對於他卻是兒時喜愛的收穫物。在信仰中，疑惑發生了。僅僅是那仁慈心的禮貌，阻止他放蕩的去譏笑嘲罵一切神聖的東西，和宗教的信仰與安慰。

『他精神上的情形，是被那不久由我們手中搶了去他的肺病攻擊擾亂了。在

我由羅馬回來時，這個殘酷疾病的消息，才傳到我耳裏。我心跳的很快的跑到他那裏，再來看我少時的朋友。他的靈魂對於我比他所有的天才卻無限親熱多了。我看見他並沒比以前消瘦，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比前衰弱了。他的力量落下去了，他的生命也一天一天的現着衰敗了。他熱情的雙眼帶着眼淚擁抱住我，並沒有想到他自己的痛苦，——但是念及我的悲痛。他談及我最近損失的朋友握爾提（Edward Wortle）。你們知道他是怎樣死的。（他係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在維也納被槍斃的，他是一個自由的殉難者。）

『我利用他溫軟的時候，對他來談論他的心靈。我提及他幼時虔誠的思想和他親愛的母親。他說：「是的，要想不觸犯我的母親，我死前，當行聖禮（Sacraments），但在我本身，我對這聖禮典觀念，不是如你心意的。我承認這向神父認罪之幸福僅僅是在一個人之前，將那痛苦的心解除或減輕罷了，但是並不像這個聖典。我預備將在你的面前認罪，因為我敬愛你，並不是我以為非作不可的。」够了够了——這許多反對宗教的話，使我聽來對於這個良好的心靈充滿了驚恐及關念。我覺得沒有再比被叫作他的認罪神父可怕的了！

「幾個月都是這同樣的談話。對於一個教士及他真誠的朋友，是如何的痛苦！誠然我堅信上帝的神力，總可將這叛逆的心靈制服的，但是我不知如何能法。千方百計都無效後，我仍然去禱告。

「在十月十二日晚上，醫生怕蕭邦不能活過夜，便叫我去。我同我的兄弟不得不退出來替蕭邦祈禱改變心靈。我快快的跑到他那裏去。他緊握住我的手，但是我立刻離去，因為他老實告訴我他很愛我，但是不願和我講話。

「想想，如果你能夠的話，我當時經過什麼樣的一個晚上！第二天是十三日，是我可憐兄弟的恩人聖愛德華（Edward）的祭日。我奠祭祝他心靈安靜，並且爲蕭邦的心靈祈禱。我叫說：「我的上帝，如果我兄弟愛德華的心使你滿意，就請你在今天，將蕭邦的心靈給我罷。」

「心中又疑惑又難過，我於是來到我們可憐的病人的悲傷住所。

「他正在那裏早餐。這飯預備的很細心的。他要我和他一塊兒吃。說後，我便說道：「我的朋友，今天是我可憐兄弟的祭日。」「哦，我們不要談到這個了！」他叫道。我繼續的說下去，「你必定要贈給我兄弟祭日一點兒東西。」他問，「我拿什麼來

給你？」我答道，「你的心靈。」他說，「哦，我了解了。這裏便是這心；你拿去罷！」

「這些話，使我覺得說不出來的快樂，也同時使我痛楚之至。我對他應怎麼說？我將怎麼的去恢復他的信仰，如何才能不至失去這個可愛的心靈？我怎樣才能將這心靈弄回來給上帝？我跪下，想了一會兒後，便虔誠赤心的叫道，「上帝，請你自己將這顆純潔的心引近你啣！」

「我沒有說一字，便拿出十字架來給我們親愛的病人。可以說，由這十字架上的救世主，放射出來可見的神光，聖神的光焰，立刻將蕭邦的心靈照亮了。他的兩眼流淚不已，他的信心恢復了。他亦誠不可形容的來向神認罪，並且來承受他的聖餐。在這幸福的臨終聖餐後，被聖餐傾給虔誠心靈的天尊感動，他請求臨終的抹膏禮。他願意大大的賞贈那隨伴我的聖器監守人。我看出他將給這人的數目約二十倍的過多，告訴了他。他答道：「哦，不然，因為我所獲得的，是無限的價！」

「自此時刻，他便是一個聖人了。死的掙扎自開始至終，共經過四天。到最後的一口氣時，忍耐，信託上帝，甚至於快樂的信心，決沒離開過他的。他實是快樂，並且自己也說是快樂。在他最猛烈的痛苦時，他僅僅表出異常的快樂，敬愛，感謝上帝，（我

引他回到再信仰上帝。藐視世界的一切，和希望一個速死。

「他賜福與他的朋友。在那顯然最後的時機，他看見周圍全是朋友，——白天黑夜都在他的屋裏，便問我，『爲什麼他們不禱告呢？』聽到這句話時，他們都跪下了。即是那些新教徒也來加入這將死人的大祈禱了。

「白天夜晚，他都握住我的手，他不要我離開一步。『不，你在我最後的刹那，也不要離開我。』他這樣的說。他靠臥在我懷中，如同一個小孩在危險時，藏在母親的懷中一樣。

「他不久便叫基督和聖母了。熱烈的聲音，可以達到天堂。他又用虔誠，希望，敬愛的心來吻這十字架。他發出最感動人的言詞：『我愛上帝和世人。』他說道：『我這樣死的也快樂。姐姐，不要哭，朋友們，不要哭，我是快樂的。我覺得我死去了。再見，爲我禱告啣！』

「死的抽壓使他極端痛苦，他便向醫士說：『讓我死去罷，不要讓我在這充軍的世界活着了。讓我死去罷。爲什麼，我已經棄絕了一切，上帝已經開始照耀我的心靈時，你爲什麼還來延長我的生命呢？上帝在叫我爲什麼你還拉我回去呢？』

『另一次，他說：「哦，可愛的科學，這祇是叫人多受一點痛苦！科學是可以恢復我的力量，使我能去作一點好事，去作一點犧牲麼？——對於一切愛我的人，僅僅是一個暈眩，愁悶的痛苦，如果延長了我的生命，——可愛的科學呀！」

『過後，他又說：「你叫我殘酷的受苦。或者你在我的疾病中迷了路吧。但是上帝是不會差失，弄錯的。他責罰我，我因此敬仰他。啊，上帝是如何的好，他還在這地上懲罰我！啊，上帝是如何的好！」

『他平常的言語總是風雅的，選擇的字句是很合當的。在最後的一刻時間，他表出了他對上帝的一切感謝。同時他覺得那些對上帝不會和解，認罪而死的人之愁苦。他叫道：「如果沒有你的話，我便會像豬那樣的無能，愚鈍。」

『臨終時，他還滿口叫耶穌，馬麗聖母，約瑟夫的名字，並且吻那十字架。他將十字架緊緊的抵住他的心，叫說：「現在我來到幸福的疆界了！」

『蕭邦是這樣死的。老實說，他的死法是他終身最美麗的一個競奏曲。』

據上面這可貴重的寺僧所說，他一定有個非常驚人的記憶力。我希望這是一個準確的說法。因為這故事的新奇，所以我將牠全部抄了出來。唯一使我稍稍懷疑

的地方，便是那音樂著作家別號拉馬拉（La Mara）所譯的德文。但是人人都異口同聲，都知道蕭邦的死是很安靜的。這真正是歷史中音樂家的死床之一個，其餘的一個便是莫差兒提的死了。李斯特說，蕭邦的面貌在滿蓋花朵的棺材中，美麗而年青。十月三十日，他是在馬得林（Madelaine）教堂用天才的禮儀安葬的。萊伯（H. Reber）將蕭邦所作的葬禮進行曲編給樂隊演奏了。在行喪禮時，威李（LeFebvre-Wely）還在大風琴上彈出他E調和B短調的序樂曲兩首。送葬的人，都是名流，如像梅葉伯爾（Meyerbeer），得拉克蛙（Delacroix），普萊葉兒（Pleyel）和佛浪空門（Franchomme）。至少各提爾（Theophile Gautier）在報紙上是這樣的寫法。即是在他的墳墓伯爾拉穴斯（Père la Chaise），關於蕭邦，也沒有兩人的說法能符合的，這樣的各說一端的情形，祇有關於蕭邦才是如此的。他總是論辯與安靜的中心人物。

他大殮時穿的是禮服——他開音樂會的禮服。但是這不是他的遺囑。畫像的畫家克維亞陶夫斯基（Kwiatkowski）這樣告訴宜克斯氏的。波蘭的風俗是讓將死之人去選擇他自己願穿的葬服，但是龍不洛所（Lombroso）寫蕭邦『在他的遺囑上是要用白領帶，短半鞋，和短褲子的葬服。』這個可以證明音樂家臨終時的神經錯亂。

他又說：『他棄絕了他寵愛的女人，因為這女人已將那把椅子，在請他來坐之先，已經請別人坐了。』這裏關於桑的事，特別說得起勁。但這仍然同別的傳說是一樣的，不大可靠。

## 第四章 藝術家

蕭邦之爲人很和靄動人，不像李斯特那樣的引人注意。年青時，他的鼻異於常人，嘴唇太薄，下嘴唇突出。莫昔勒斯（Moscheles）說，後來他的像貌同他的音樂曲子一樣的了：溫柔加上一點貴族的態度混合起來，產出來一種最可愛悅人的結果。『他的身軀細弱，不高不矮。四肢異常的柔軟。手很細而美，足極小，頭橢圓，面色灰白清秀，長棕黃色的絲髮分在一邊，和暗黃的雙眼，帶着聰明而不十分幻想的神情。鼻彎美。說笑時甜蜜而狡利。身姿極美秀。』這真切的描寫是宜克斯寫的。李斯特說蕭邦有藍眼，但是說蕭邦有褐黃眼的人較多。蕭邦愛華麗昂貴的衣服；并很注意衣服上的鈕扣，手杖，和領帶。由書籍上讀起來，他不是理想的音樂家，乃是一位紳士。裴遼士（Berlioz）叫勒古維（Legouvé）去看蕭邦，『因爲他是你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東西，——也是你看見後，決不會忘記的東西。』他有一個蘭香般的個性。

這樣的細緻的習慣，再加時時同時髦人士來往，因而他的天生貴族的性情更增高起來。除了說他是一個貴族而外，沒有別的说法。他不願意同音樂家交遊。那種

平時的古板態度和酸味，使他不爲人注意。但他教學生時，態度便變熱烈了，變成一個認真誠心的藝術家。所有那平常的鎮靜，和有禮的不真心都沒了。他的學生很敬愛他。祇有一個例外，——得倫支 (De Lenz) 是蕭邦最刻薄的一個批評者。他不真正的愛蕭邦。蕭邦也以惡意相待。因爲這波蘭人疑惑他的學生 (倫支) 是被李斯特派遣來探聽他的祕密技術的。這是我在巴黎聽來的。

蕭邦是一個極好的教師。他僅僅教過一位天才，這便是那匈牙利人小菲而其 (Filtich)。李斯特稱讚他說：『當他開始彈琴，我一定要束手不彈了。』這個天才小孩死於一八四五年，年僅十五。同在這年死去的古斯伯格 (Pane Günsberg) 也是一位天才。有一次，菲而其美妙的彈奏了蕭邦的五短調競奏曲後，蕭氏將他帶到一個音樂書鋪去，贈給了他貝多芬歌劇菲得里哦 (Fidelio) 的樂譜。他很喜歡這位年青天才。石羅迫 (Lindsay Sloper) 力洽而支 (Brinley Richards) 也從蕭邦學過。此外的學生，有哈提漫 (Caroline Hartmann) 古提漫，李斯伯格 (Lysberg) 麻色亞斯 (Georges Mathias) 哦密亞女士 (O'Meara) 和許多波蘭貴族的太太，婆托喀 (Delphine Potocka) 昔揣穴 (Stralcher) 夫人，米苦李 (Mikulic) 路必阿 (Rubio) 夫人，拍路席 (Peruzzi) 特勒夫生

(Tellefon) 維爾宜克 (Casimir Wernik), 蘇漫 (Gustavo Schumann), 維爾納 (Werner), 普丹不萊穴 (Steinbrecher) 及許多的人, 都成了很好的鋼琴家。那美國的鋼琴家哥提霞而克 (Louis Moreau Gottschalk) 是否也會當過蕭邦的學生? 他的朋友這樣說法, 但是宜克斯不曾提及他。鮑而 (Ernst Pauer) 疑惑這事。我們知道哥提霞而克在巴黎是從石丹馬提 (Amille Stamaly) 學琴的。他在那裏初次出台演奏, 是在一八四七年。這是在蕭邦去世前不久。蕭邦那時對音樂的興趣已大大減少了。哥提霞而克一定在蕭邦的面前彈過琴, 因為他是第一個人介紹這波蘭作曲家的曲子到美國的。

蕭邦對於觸鍵法 (Touch) 的研究是極認真的。他起初總給學生克勒門提 (Clementi) 的序曲 (Preludes) 練習。『這是狗吠麼?』這是他聽見粗糙彈法忽然發出的嘆息。他由E大調開始教學生, 用頓音 (Staccato) 和滑音 (Legato) 彈法。他的目的, 是要使彈法柔軟, 安靜而滑利。他給學生以克勒門提, 莫昔勒斯和巴赫的曲子彈。在他開音樂會前, 他關在屋中練習, 並不是彈自己的曲子, 乃是巴赫的曲子, 總是巴赫的。由練習巴赫的序樂, 可獲得手指絕對的熟練, 觸鍵的準確和美麗的發音。蕭邦開始去創出關於各種手技的總理論, 但是從來沒有弄完。他死後, 他的姐姐將這理論交給

察爾多力斯略（Zartoryska）公主了。僅僅是一些零碎。賢諾塔將牠譯出來了。有一點可以值得引說出來的，他寫：

『如果一個音階彈得很迅速而平均時，沒有人能注意出來那不均的力量。好的技術目的不是要平平，用平均的音來彈奏一切，乃是要求得一種美麗性質的聲音和完美的抑揚。彈奏的人，不祇一二日了，總是反抗天然設法尋找弄得每個指頭力量相等。但適得其反，每個指頭，應當有一個天然合宜的使用，工作。大指力量最大，因為係五指中之最肥而最自由，柔軟的一指。其次便是手掌另端的小指。中指是全手的主要支持點，并受二指的幫助。最後便是那最弱的四指。中指四指間之強硬筋肉，有些彈奏的人設法用盡力量想去使牠獨立。這是一件不可能之事，並且大概不是必須的。手指數目好幾個，觸鍵法和音量也極異而衆多。主要點，是要利用那差別，並且換一句話來說，這便是指法（Fingering）的技術。』

我看來這些好像是教師口中發出來最實用的真話。鋼琴家花費了千萬點鐘設法去改良，變換不可能的筋肉。蕭邦發現了這方法，同時看出來時間精力的白費。我贊成他的勸告。他對於指法是很認真準確的，但是他的新改革驚嚇了那守舊派。

他的格言是：「依你所感覺而彈。」這對於初學者是一個稍稍危險的教訓。他給他學生彈的競奏曲和奏鳴曲，都是細細用心的分了先後等級的。如莫差兒提，石喀拉提 (Sorlati)，菲而特 (Feld)，都瑟克 (Dusseck)，洪麥而 (Himmel)，貝多芬，孟德而生，威伯 (Weber)，西勒 (Hiller) 和 蘇柏爾提 的二人合奏舞曲。他不曾喜歡李斯特，這是理之當然；因為在這時候，李斯特 除去寫了一些熱鬧燦爛的改編曲 (Paraphrases) 而外，別無他物。李斯特 後期的音樂，又當別論了，——自然與前期大不相同。

關於蕭邦 用踏瓣 (Pedal) 的天才，他用牠的力量，可能性於有關係絃之振動 (即 Overtones)，此後再談。路賓昔坦 (Rubinstein) 說：

「鋼琴的詩人，鋼琴的狂歡家，鋼琴的心，和鋼琴的靈魂都是蕭邦……他的曲子據有悲傷，浪漫，抒情，英雄，戲劇，幻想，滿了靈魂，甜蜜，夢想，光明，偉大，簡單，和一切可能的表情。他在他的樂器上，將這些全發洩出來了。」

蕭邦 死後僅僅五十年，但是他的名聲容易的穿過了半世紀。我們的曾孫一定也會照我們這樣的愛慕他。他那六個字母造成的名字，和任何招牌的鋼琴都離不開的。蕭邦 和近代鋼琴演奏法是分不開的。我們想不到有一天，新近的彈奏是

會離開蕭邦而單獨生存的。蕭邦是蕭邦曲子的最偉大的表演者 (Interpreter)。隨他以後的，便是那時的巨人李斯特，陶色格 (Tausig)，和路賓昔坦了。

他沒有像李斯特那樣的學生去培植去，但是他造就了一些極好的鋼琴藝術家。這老衛士死得很勇敢的。他的學生，都有他的風習。但是正確，絲毫不錯的蕭邦的習傳，沒有人可以武斷。路賓昔坦，我最後一次聽見他時，彈蕭邦曲子是不可做效的。我終身決不會忘掉那些敘事曲 (Ballades)，兩個波蘭舞曲，升F短調和降A大調，降B短調的序樂，A短調『冬風』，那兩個C短調練習曲，和F短調幻想曲。但是當路賓昔坦開他那歷史獨奏會時 (Historical Recitals)，蕭邦的學生在巴黎集合起來批評他，拒絕他是蕭邦的表演家。他的彈法太富足，美滿，他的音也太大了。蕭邦不大看重李斯特彈他的曲子，雖然他聽李斯特雷震的彈出他的英雄波蘭舞曲時會發抖過。我不知道是否就是完善的藝術家美好蕭邦的表演家陶色格能使這作曲家滿意？蕭邦是依隨他臨時的感情 (Mood) 而彈奏。他可使聽衆失望和高興。路賓昔坦作出一切奇妙的東西。他彈那棹歌 (Barcarolle) 的末段——是如何的妙法！但是哈勒 (Sir Charles Hallé) 稱：『他的彈法聰明，但是不是蕭邦式的 (Chopin-esque)。』但是哈

勸聽見過一八四八年二月蕭邦在巴黎最後的演奏會。蕭氏將這棹歌中之強重的兩段 (Forte)，「輕輕 (Pianissimo) 的彈出，表出了一切抑揚的細微。」這恰恰是路賓昔坦所彈的法子。他的輕音如同耳語。不羅夫 (Von Bülow) 雖然頗智慧，又愛蕭邦的曲子，但是他彈琴彈的太重了，不能表出蕭邦的詩意，他的音不夠美麗。真正蕭邦的表演者，乃是石老維克人 (Stowic) 和匈牙利人。試想想偉壯的李斯特和熱情異常的路賓昔坦。陶色格一個人便據有一切偉大的原素。想想迷人女性的哀色 婆夫 (Bosipow)，多詩意的伯特來夫斯基 (Paderewski)，幻想的得巴嚇慢 (de Rachmann)，精微的約色菲 (Joseffy)，和驚人的老聖塔而 (Rosenthal)。

全世界最偉大的鋼琴家乃是這位蕭邦。他彈琴和他作曲一樣，是無雙的。關於這點，他同時的人的意見都是一致的。明珠似的音階，豐富，甜蜜，柔軟，如唱的聲音，——彈法，和他異常的技術，這是他成爲大鋼琴家的原素。他將樂器的音色精神化，直到牠變成一種珍奇的東西，一種同牠天性離遠的東西才止。他的輕柔音 (pianissimo) 是一種迷人的耳語。他的強重音 (forte) 因爲他無數的抑揚，和多變的力量，相比而好像很強有力的。他那仙姑似的彈法，他那透明的和聲，他那如水瀉似的琴音，

和他那踏脚法 (Pedaling)，這些都是一個天才和終身的工作。他的愛情和慈心，混在他那聲音彈法中，使聽的人們聽來得到一種神妙非常的快感。書中的批評，同行的音樂家，和蕭氏的朋友都是這樣的意見。他的演奏法，一定有魔術催眠法，這詩人總可將他的聽衆隨心所欲的安排去。老實說去，這些故事帶有一種熱烈引人的言過其實或幻想。水晶的珠寶落在火紅的絲絨上，——是否石古多 (Gondo) 關於李斯特這樣的寫法？——千百的變化，和銀鐘的唱歌，這僅僅是那熱烈豐富說法之一點而已。是否海恩 (Heino) 會稱說：「塔而伯爾格 (Thalberg) 是國王，李斯特是個預來先知的神人，蕭邦是一位詩人，黑爾支 (Herz) 是一位律師，略而不蘭納 (Kalchauer) 是一位彈唱者，普萊葉而 (Pleyel) 夫人是一位女巫，多勒 (Doeller) 是一位鋼琴家。」蕭邦的清楚，光滑，自在的彈法是同他的身體構造有密切的關係。他那詩意的悲愁，他的偉大，和他的幻想比那僅僅感覺上的甜蜜高多了。蕭邦在演奏應有他的長處。有時他表出美麗，燦爛，風雅的彈琴，但有時他却有他黑暗的時間，就是當他要想發洩的意思太多，而鋼琴太小的時候，於是他便來驚嚇他的聽衆一下。他感情的能隨機應變，正映在他作品無限色彩和幻想的節拍 (Rhythms) 中。這樂器，如同提琴在巴甘宜

宣一樣，得了這些新的奇妙的效果便震動起來了。這真神妙極了！他有飛神（Ariels）和鋼琴女水神之稱。在他的音樂作品中，有一種不可稱量，水液的，氣體的，看不見的東西。這些東西決不能去加以分析的，使得那些頑固的批評家失望受驚，而瞠目結舌不能措一詞。這個新奇的東西，人們也不過視他爲一個『有天才的初學者』（Amateur）。卽到如今，人們也沒有認出他的本色，他的偉大。許多音樂家認爲他是一個鋼琴曲經過樂句（Passages）和音的變化裝飾，樂式等的一位精巧的發明者而已。其實他真正乃是巴赫後，最敢作敢爲的和聲學家中之一位。

蕭邦軟柔的手小而瘦，有很細的手指和手腕，但是他彈十度音程却是很容易的。請看看他那第一個練習曲（Etude）便可相信了。他的手腕很柔軟。黑勒（Stephan Heller）說：『去看蕭邦那兩隻小手擴張蓋過了三分之一鍵盤，是一件奇妙的光景。好像是一條蛇張開了嘴預備要完全的吞下一隻兔子一樣。』這降A調波蘭舞曲中之八度音，他彈的很容易，但是彈的很輕。但是現在我聽見老生塔而（Rosenthal）的那樣槌打雷擊這波蘭舞曲中的一段，舊時的「習傳（Tradition）」在那裏去了？關於陶色格外支漫（Weitzmann）有這樣的話：『他把在這世紀痛苦中的浪漫多情的蕭

邦救了出來。他將蕭邦最初創造的偉力和豐富的幻想表現了出來。『在彈蕭邦的作品中，有許多派別的鋼琴家。祇要他們有詩意的音樂性，有獨到的個性，他們所彈的表現全都是正當的。關於他的『自由拍節(Rubato)』我在那馬叔而喀(Mazurka)舞曲一章再詳談，也來試試在他的彈法和音樂上，下個定義批評一下。

當蕭邦強壯時，他用一架普萊葉兒(Pléyel)牌的鋼琴；當他多病時，用一架愛拉爾(Janin)牌的鋼琴。這是李斯特有趣的說法。蕭邦說他喜歡愛拉爾琴，但是他寧用一架普萊葉兒琴，因為牠據有柔和而明朗的聲音。如果當時有了現今的大鋼琴，什麼還會辦不到呢？

在巴黎普萊葉而演奏廳的藝術家的屋中，蕭邦用過的鋼琴，他在上面作出那些序樂曲，G短調夜曲，送葬進行曲，三曲補加的練習曲，A短調馬叔爾喀舞曲，塔郎特而(Tarantelle)曲，F短調幻想曲，和B短調的諧謔曲(Scherzo)，還保留在這裏的。這是琴裏的一個銅牌子這樣寫着的。這琴的音和動作，機械(Action)仍然是很好的。

米苦里(Mirkul)說蕭邦在唱歌式的彈法中，會發出「巨大」的宏音。他並沒有

一個弱音，祇是這種音不是我們現今樂隊的音罷了。老實說，在十九世紀前半紀中，用那法國製造的鋼琴，輕動作和輕弱的音，怎麼辦得到呢？說來說去，蕭邦所尋求的乃是音色和音質而不是音量多少。他十指中每一指都是據有一種美巧不同的聲音。這十個聲音有時可以如星辰一般唱出歌來。

路賓昔坦說蕭邦曲中的踏脚記號全錯了。我疑惑是否有沒有一種版子可以將踏脚記號如像牠們應當的正確的全寫出無錯誤。說到這裏，又有關於個性的方程式了。除去某種管轄踏脚用法的幾條原則主要的規則而外，便沒有關於較細密的用法，沒法弄出一定的教授法和章程了。

蕭邦肖像種類極多歧異。有馬特亞 (Mathias) 所稱的那穴菲 (Ary Schelfer) 和維納隆 (Vigneron) 所畫的。又有博維 (Bovy) 銅像，杜兩蛙而 (Duvall) 的畫像，和克維亞多夫斯基 (Kwintowski) 所製的半身像。得拉克蛙 (Delacroix) 用他的神手將蕭邦迅速瞬息的表情由油畫表出。其餘試試畫蕭邦的人，有巴力亞 (Felix Barrias)，溫特哈而特 (F. Winterhuler) 和格來夫而 (Albert Granelle) 等人，成功不等。可而伯爾格 (Koberg) 在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八年之間畫出蕭邦。克勒琴斯基 (Kleezynski) 將牠

重描了出來。表情已成熟了。克勒生結 (Kreutzer) 所作的頭，我在柏爾拉穴斯 (Porela Chaise) 曾看見過——很平常而無生色。克維亞多夫斯基在金屬版上捉摸着蕭邦的一些神氣，這像在宜克斯的蕭邦傳首卷可以看得見。溫特哈而特所作的在黑多 (Hadow) 先生的書中的蕭邦，太像猶太人了。格來夫而所作的，稍帶鬼神化一點。這是死的蕭邦，但是那鼻子異常的大，如像一隻怪鳥一樣。一八九零年十月瓦薩的音樂雜誌 (Echo Muzyczne) 印出了這作曲家十七歲時的一個肖像。這是一幅多思想，富詩意的像，但是不是一個美麗的孩子。他的頭髮蓋住那個美好的頭額，帶女性的嘴，和大的鷹鼻。鼻孔很美。他的頸上帶了一個拜倫式 (Byronic) 的領子。總之，這是一個新奇的像貌，正如表演蕭邦曲子的人，要求得一張如意的蕭邦像是一樣的稀少的。

因為我感到考察婆托略 (Delphine Potocka) 伯爵夫人的困難，我便於一八九零年找那位紐約巴法羅城的鋼琴家宅林斯基 (Zelinski) 來幫助。他是專研究波蘭和俄國音樂及音樂家的人。這裏，便是他和和氣氣告訴我們的一些事實：『在一八三零年，三位美麗的波蘭女士來到宜斯 (Nise) 城過冬。她們是富財主婆托基 (Potocki) 伯爵的庶務科馬爾 (Komar) 伯爵的女兒。這三位女士都非常聰明。她們會說歐洲許

多國的言語，也能繪事，並長於唱歌。她們所需要使她們在社會作皇后的祇是金錢而已。這個她們不久也得到了，使她們達到很高的社會地位。她們美麗的面貌和可愛，獲得三位貴人的歡心。瑪麗 (Marie) 和 博物館克蛙昂 (Beauvau-Ciron) 公子結了婚。得而芬 (Delphine) 成了婆托喀伯爵夫人，那塔里 (Nathalie) 嫁給麥的瑟斯巴答 (Medici Spada) 侯爵。最後的那塔里 是很年青時死的，是羅馬霍亂 延蔓的犧牲者。其餘的二人到巴黎 去住居了。她們因華麗 而著名。她們所住的那偉大奢侈的飯館或宮殿，都是當時最有名而出風頭的人所住，或來往的。這裏蕭邦 也來了。他來此並不是祇爲受他天才的榮耀，也是爲要得到親柔，姐妹似的友誼。這是他終身最大的安慰。他贈給了博物館 公主他的升F短調，作品四四號的波蘭曲。這曲是寫得很燦爛光明的，是給頭等鋼琴家彈的。他又以他那最可愛的舞曲作品六十四號第一曲贈給得而芬，婆託喀伯爵夫人。這曲約色菲 (Joseffy) 將牠完善的改編作爲三度音程的練習曲子。』

所以，柏林美術館 所藏着的婆托喀侯爵夫人 (W. Müller) 的肖像，並不是蕭邦 的好朋友。

這裏又有一段塔爾諾夫斯基 (Tarnowski) 伯爵的故事。這個有關於婆托喀的故事：蕭邦愛歡，並且知道如何可將個人的特性在鋼琴上表出來。恰如從前很著名時髦的風習，在所謂「畫像」中描寫性情和特性，給頭腦敏捷的人，一個機會去表出他們對人們觀察的銳敏本領；蕭邦也時常彈這「畫像」的音樂自娛。他全不告訴人他腦中所想的是誰，便去將當場在屋中一些人中之幾位人的特性表現出來。他描寫的這樣清楚和細膩，以至人們一聽到琴聲，總可猜出他所指所想的是某人。他們稱讚這「畫像」的音樂。有個小小的故事和這個有關係的。表出他的迅速智慧，也帶有少許的譏諷。

「一八三五年，蕭邦最出風頭著名的時候，他在某一波蘭的客廳中又來彈他的「音樂畫像」。這房子的三位女兒便是這晚上的明星。他彈出了幾首「音畫」後，這女士中之一位，得而芬婆托喀夫人便要她的「畫像」。蕭邦未得她的答覆，便將她的頭巾從她頭上拖了下來，放在琴鍵盤上，就開始彈奏起來了。一則，他了解這位煌煌著名時髦皇后的特性這樣的清楚，就是在黑夜中，他也可以將她的「像」背誦描得出來。二則，真正的這個特性和心靈是埋藏在習慣，修飾，打扮，和世俗的生

活中，由當時時髦和華麗中表出，正如同鋼琴的聲音由頸巾下發來一樣的。」

祇因蕭邦關於他的作曲，除了普通名字，標題，如像「敘述歌集」，「諧謔曲 (Scherzo) 集」，「練習曲集」，「序樂曲集」等，沒有給一定的題名，他的音樂聽來更是妙了。因為聽的人沒有被禁在一定的情節中，音樂可以不像文學，那樣地受到文字的拘束，自在獨立的表出牠的美妙，神力。宜克斯博士舉了一些例來證明那奇想的印書人，全不了解，而給蕭邦的曲子一些怪名：瓦薩城的離別一曲，便是那旋轉曲作品第一號的別名；變奏曲作品第二號又改作追敬莫差兒提；快樂曲名給那鋼琴和大提琴序曲及波蘭舞曲作品三號的怪名；波深安那——怎樣一個名字！——這是那第五號作品旋轉曲；賽茵河的低語便是那作品九號的夜曲；風便是那作品十五號的夜曲；舞便是那作品十八號的舞曲；回憶安打鹿色 (Andalousie) 便是那作品十九號的西班牙舞曲 (Polero)。這西班牙舞曲聽來好似有波蘭的味兒！其餘作品二十號第一首諧謔曲 (Scherzo) 作地獄宴 (Le Banquet Infernal)。這是何等的荒謬。G 短調敘述曲作無詞敘述曲，——你們在這可得一個多種方言的聖詩！作品二十七號夜曲作喃怨者 (Plaintive)。降 B 調第二個諧謔曲作默思。這才不是默思哩！夜曲等

作品三十二號作嘯怨和安慰 (Il Lamento à la Consolazione)。作品三十七號的夜曲作嘆息 (Les Soupirs)。波蘭舞曲作品四十號作可愛的 (Les Favorites)。這作品中的C短調波蘭舞曲，從前不是一個被人喜愛的曲子，直到如今，也不是一個爲人所愛的曲子。馬叔爾喀曲 (Mazurkas) 普通叫做回憶波蘭。

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七日，蕭邦死後五十週年紀念，在瓦薩彫出來了一個紀念牌。牌的一面，有這波蘭作曲家藝術製出的一個側面像。其他一面，刻着桂樹枝圍住的一個七絃琴 (Lyre)，並刻上了他那降A大調馬叔爾喀三拍舞曲之開頭幾段。這位大作曲家的名字和生死的日期是刻在牌的邊上的。怕特萊夫斯基 (Paderewski) 是那由巴黎將蕭邦屍灰移到瓦薩運動的首領，但是他是否辦得到，尙是一個疑問。巴黎當然會反對失去這樣天才的骨頭。

蕭邦的音樂，是不像瓦格納那樣凝結，有力量，也不像瓦氏的那般熱鬧和明顯。但是在那英雄波蘭舞曲 (Heroic Polonaise) 和升F大調的卽興曲 (Impromptu) 中，不需要許多幻想去認出，「三戰打勝的鼓聲和脚步声。」搖籃歌 (Berceuse) 和那棹歌 (Barcarolle) 的拍節是够提醒人們的了。我們可說在那曲的終止 (Cadenza) 時有

露水點一般的聲音。他那最後的A短調練習曲中，有風的簌簌聲。關於他的降A調的練習曲，蕭邦說：『設想一個幼小的牧童在暴風雨來臨時，躲避在一個安靜的洞穴中。遠遠的狂風暴雨，在傾瀉肆虐而這位牧童用他的簫吹出一個幽閑的曲調來。』這是克勒忍斯基 (Kluczynski) 所引來說的。在次章的F短調練習曲中，有聽得出來的耳語。而在圓舞曲 (Valse) 馬叔爾略曲，波蘭舞曲，梅奴愛舞曲 (Menuetto)，西班牙舞曲 (Bolero)，蘇格蘭舞曲 (Schottische)，克那可維亞克曲 (Karakowiak) 和塔郎特那曲中，跳舞曲的象徵主義 (Symbolism) 都完完美美的表露出來了。送葬進行曲中的鐘聲，降B短調奏鳴曲中末章的鬼火似的性質，作品二十五號中降G大調中的美妙的蝴蝶練習曲，作品第十號中降E練習曲中風的簌簌，作品第二十五號F大調練習曲中飛騰小小銀馬蹄的聲，火焰飛騰似的作品第十號C大調練習曲第七，降D調舞曲中的紡織機，和降E短調諧謔曲 (Scherzo) 中旋風似的半音雙音 (Chromatic double notes) —— 這些都不是仿效天籟而成，乃是真正理想的現象，變成極自然的理想音樂。

蕭邦的統系——設若是統系，——他的終止法 (Cadenza)，加花，和裝飾音或者

是受了東方的影響。在他的民間音樂的研究一書中，克萊必而（H. B. Krebier）引了一段描寫：『一個歡狂的裝飾音加花，叫做「亞拉普（Alap）」經過一些多變化的自由段落後，這種加花又再連合那旋律（Melody）。這樣美巧的連合，好像從來沒會分開過的。音樂的伴奏總是由頭至尾保持着節奏。這些段落與旋律不大重要，祇是作為一種裝飾，隨唱歌人的口味和幻想而使用。演奏者的限制，乃是要用有特別關係於主要旋律的音（字），並且要嚴格的限制節奏。』

蕭邦雖是開發出鋼琴技巧，但是他沒有創出一個派別來，在彈琴上和作曲上，他祇發現較寬大的方向，因為他的技能祇是奇特的東西而不是一種方法。他有他的信徒，如李斯特，路賓昔坦，米苦里，察萊不斯基（Zarembski），諾法科夫斯基（Nowakowski），蝦而溫略（X. Scharwenka），聖賞斯（Saint-Siëns），學而支（Scholz），黑勒（Holler），宜科得（Nicole），莫昔考夫司基，怕特萊夫司基，石討亞夫司基（Skojowski），亞萊斯基（Arenski），勒穴提司基（Leschetizki），兩位溫宜亞夫斯基（Wieniawski's）及一羣青年的俄國人，如李亞多夫（Ljadoff），石克力亞兵（Scriabine）等人。就是勃拉姆司（Brahms）在他的升F大調奏鳴曲，和降E短調諧謔曲（Scherza）中表出他所受蕭邦的影響。

老實說，如果沒有蕭邦，許多近代的音樂都不會產生的！

但是純粹的蕭邦派是沒有的。恆色而提 (Henselt) 是夢想追尋蕭邦的唯一的德國人。除去塔而伯爾 (Thalberg) 的美音而外，他加上了一種技術，很像蕭邦的了，但是他的精神方面仍極富於德意志的感情。路賓昔坦稱蕭邦為藝術史上第三期的最高峯，無疑的他當然完成了這全部時期。如果用上稍強的節拍，形成血脈和形式方面的知覺，蕭邦的音樂就會一變而下墮成爲僅僅芬香過度的印象派 (Impressionism) 罷了。當時的法國鋼琴派，——老實說，現在仍是那樣，完全被冷淡的裝飾和無情感的花樣所埋沒了。

固執的習氣，他是有的。但這種習氣，那位大藝術家沒有呢？但是他裏面的希臘思想同海恩一樣使他遠離那無形的浪漫主義。他不是寫景家，但於必要時，他也能運筆如神。他用藝術的聲音，和完美的技巧來表現這高超的空氣，——晚間空曠的空氣。在他描寫非常的人們時，他用幻想的巧計來刺激你的神經的。請記着，在蕭邦幼時，拜倫式的詩，——浮誇和可怕的崇拜正風行於世。安格力 (Ingres) 氏和得拉克的畫就可以證明這個影響。力昔特 (Richier) 用他熱血的心，充滿月光和眼淚來

寫作。蕭邦不會完全逃出當時藝術上的惡影響。他是一個有點好修飾的男子。他臉的一面有小鬍鬚。——是他轉向聽衆的一面，也可以表現豪華的態度，但是他總是一個深恨假藝術的人而且爲人很誠懇。當孟得而生 (Mendelssohn)，蘇漫和裴遼士 (Berlioz) 的大部分精彩爲惡藝術所損壞時，蕭邦的餘生更顯得有價值了。他試驗音調 (Tonality) 的結果，我們撇開戲劇 (Dramatic) 或樂隊的作曲家，而可在後來鋼琴學派中看得出來。關於蕭邦的引起及產生那種新的同音不同字的音階 (Homophonic Scale)，我不很知道。柏爾塔 (De Bertha) 說這些音階可影響音樂的將來。他寫着：

『現在天上奇麗的微光，朦朧的照在長調和短調音階的邊疆上。現在牠們又由地心中唱出安埋的歌曲。旋律 (Melody) 在那擁擠的同音不同字的音階上容易的動起來了。或慢或快，總是多困難多災的。因爲數學的法規是在音樂之先。同從前一樣的仍然留在這裏，——這驕傲固執的傳統。在困難或多情中，她總是保存着那古樸原始的反印線。這種原始古樸不管這同音不同字人工的原始，仍緊緊的附着牠們。』所有這些都得等待來日。或有一日我們平面的鍵盤會被賢柯 (Janke) 所計畫的複雜多鍵盤而代替了。或者將來克萊比而 (Kreibiel) 的東方「石路提斯」

(Serokin)：使用了，或者亞普托而普(Aphhorp)的建議成了功，發明了，簡直就會沒有一定的音調(Key)那時，一個新蕭邦也可出世。但是這個我却疑惑。

不管他據有強烈個性去研究鋼琴，我們應當記着，蕭邦受了商塔格 (Souting) 和巴甘宜宜的影響，他在鋼琴上來學仿「人聲」和「提琴」了。他的抒情極近人情，極深刻的。那滑音(Portamento)，頓音，顫音(Trills)和不可描寫巧妙的回音(Turns)，這些豈不是提琴麼？瓦格納曾告訴丹洛特(Danreuther)說：——（請參看芬克斯 (Fink's) 著瓦格納和他的作品。）『莫差兒特的音樂和他的樂隊是一個完好的對敵。怕勒斯垂那(Palestrina)的合唱曲和他的對位學(Counterpoint)也是同樣的平均。我覺得蕭邦的鋼琴和他的一些序曲及一些練習曲也是同樣的相類。我不管那些女人的蕭邦。巴黎客廳中，這般女人太多了，但是他曾給了我們一些高超客廳中的東西。』這個說法有一點自傲，我們當回憶蕭邦對蘇漫的沉默和不賞讚。英國的批評家倫昔漫 (John Runciman) 申說：『蕭邦總是想及鋼琴，祇是念及鋼琴。所以如果我們看見蕭邦樂隊的曲子，或者瓦格納鋼琴的曲子，我們認出兩者中沒有一人是用他天然原本的舌頭，——自然給他來說話的舌頭。』關於「蕭邦及病人」，倫

昔漫的說法，最切題，最得當：

『小兒軟骨病的子孫，和消耗身體的骨架創出了這世紀最神妙的音樂家給我們。蘇伯爾提是其中最奇妙的一位，此外就是蕭邦了。以量而論，蕭邦作曲較少，比蘇伯爾提少得多了！但以質而言，他的曲子還較精些。那種完美與精巧，是無法可以比擬的。或者其中有點熱病，總是悲哀，如死屍；或者安靜，或極美麗；總之他曲子中沒有一段是不會經過捶鍊摩擦到極點的。然而這仍然是帶病不健康的音樂。』

恆得生 (Henderson) 寫稱：『李斯特對於蕭邦作品的技術，敬仰不高。蕭盤將鋼琴踏腳法 (Pedaling) 弄出制度，並且示給我們如何去用這兩個踏腳來產生出那些在演奏他的曲子必要的音色和神妙。蕭邦作品中，最簡單和聲的計畫，都是原本和音樂上可愛的奇妙物。我敢大膽的說，他使用經過音 (Passing notes) 的法子，對於後來作曲家，表示出不少如何能在樂隊音樂中，產生出無數，無終，時時不停和聲的複雜。』

普多兒 (Heinrich Pudor) 批評德國音樂界的苛刻及謬論，是不利於蕭邦的。他說：『瓦格納是一個十足的頹廢主義者 (Decadent)，在音樂界中是個支流。他是一個

承繼別人的人 (Epigonus) 而不是一個創造者或先鋒 (Progonus)。他的面頰低下去而無血色，——但是德國人卻有圓滿的紅臉頰。李斯特也是同樣的枯萎腐敗。李斯特是一位匈牙利人。匈牙利人是一種完全沒組織，沒條理，偷生，衰頹的民族。蕭邦也是一樣的衰敗；他的像貌，在我們的面前看來如同無骨之人。一個快死，女性，衰弱，無力，病鬼，蒼白，甜蜜的蜜餞糖食的波蘭人！這個說法，聽來好似尼采 (Nietzsche) 一樣。他對於他波蘭的血統很自誇得意的。

現在我們請聽那討厭的波蘭人普柔畢宅夫斯基 (Przybylsowski) 的說法：『起初，有「性」的存在。除性之外，別無他物。什麼東西都是在這個性之中。後來從性中才產生出心靈。』湯姆生 (Vance Thompson) 先生是首先將這死人的奠祭曲譯成英文的，他寫着：『他大都畫出宇宙自然間的普通象徵，飾以情慾及幽奧奇特的熱情。他顯示給我們那正在發展的心靈和性獨立的交戰。由這性中，那靈魂是欣然願逃而出而自由的。』何而支 (Arno Holz) 作出下面的文章來譏笑他：『在我們心靈中，有得勝的微生物的潮湧和歌唱。我們的血脈缺乏白血球。在我們自覺的發音板上 (Sounding board)，我們祇聽見那肉體可怕的交響曲的回音。這個在蕭邦是客觀的。』

他——近代的元始人——將我們的精神移到青草地上。祇有他一人想要超過歐洲的現實世界，入於心靈世界，他獨立的在我們的心靈中，再重建造成那破碎的耶魯撒冷（Jerusalem）城來。』所有這些說法，引起我們對於心靈的探討，同時是如何可笑。

這到不錯，我們來斟酌這個字，「衰頹」和與它相關的意義。現今這已成爲批評界的一種風尚，就是過於吹毛求疵的來批評一個藝術家的身體和道德的弱點。浪不洛所（Lombroso）創始這樣的批評態度，諾爾多（Nordau）贊成其說，因而宣傳到荒謬的地步，但是沒有新的內容。哈支里提（Hazlitt）在世時已經嘖怨過，說愚人對於天才，稱作或看爲發狂，瘋顛。牛漫（Newman）在他的瓦格納傳中說：『普通的藝術和音樂，尤其是音樂，不當僅僅以藝術家身體上的衰廢和特別而判罪。藝術和文學上的一些最妙，最好的創作，都非常人所能做的。如像夫羅伯爾，莫泊桑（Maupassant），朶斯托夫斯基（Dostojewsky），坡（Poe）及許多別的人，不管他們有非常的天才，作品有價值，爲世人所共賞，但身體方面定有多少的缺點。』牛曼先生在這個名單上，也可加入安卽羅（Michael Angelo），貝多芬，和史文朋（Swinburne）的名字。老實說，去依照

斐洛司丁 (Philosino) 的問法，是否有一位沒身體毛病的大天才答覆一定是否定。這位敵人祇是改變了攻擊的方法罷了。所以那些敵人不再用瘋狂的名字去攻擊天才了。他們稱天才的瘋狂僅僅是平常的瘋狂了。雖然在道德和身體退化的論罪方面，有時他們的攻擊是得當的，但是被攻擊人的天才，是不能否認。黑而 (Philip Hale) 問的很對：『爲什麼叫做衰頹？這名詞的用意何在？』

哀里斯 (Havelock Ellis) 在他研究胡一斯漫 (Karl Huxsmans) 時，認爲藝術中許多誤解和沒有明瞭的現象，叫做衰頹，按技術上說來，所謂衰頹者，祇是和經典派比較時而看出來的。這祇是經典派一種往前進步的變形，一種進化的現象，正如司賓瑟 (Spencer) 的語句法 (Phrasology) 中的同類 (Homogeneous) 一變而爲異種了 (Heterogeneous)。前一種體裁是美麗的，因爲各部份屬於全體，第二種體裁的美麗原因，是因爲全體是附屬於各部份。他又引文學中的例子說，不老恩 (Thomas Browne)，意麥生 (Emerson)，柏特 (Pater)，喀來而 (Carlyle)，坡 (Poe)，霍說恩 (Hawthorne) 和回提漫 (Whitman) 都是衰頹者。這並不含怨恨的意思，僅僅是『爲表現各部份的美麗，而打破了全體。』他引證尼采 (Nietzsche) 的學說來證明：『進化論 (Evolution) 腐敗的時期。

我們很容易的看出，在古時，表現出一個社會民族團體的運動力量（energy），現在簡單的轉到個人身上來了。這種個人的力量加大發展，實在還發出來更大的總力量。』哀里斯又往下續說：『每種藝術都是兩端：經典派和衰頹派之間，有曲線的傾斜。衰頹叫我們往下走，往下降落，衰敗下去。如果我們走下一座真正的山，我們不覺得比上山時的動作更為壞些。……羅馬的建築是經典派，但在牠向必商丁（Byzantine）發展去時，牠將會變為完全腐敗的。聖馬克教堂（Mark）是藝術中衰頹派的一個代表。……我們須認清腐敗乃是審美的觀念，而不是道德上的觀念。字句偶有偉大的力量，但不能使我們因而受了朦蔽。我們不是定要去將我們道德的尊嚴，移到音樂譜上的最低音部去哩！』我介紹給勒菲（Lombroso Levi）諾爾多（Max Nordau）和普多爾（Pudor）這樣的人去讀那全章。他們還須學學一些智慧。

比氏（Oscar Re）關於蕭盤的事實說的最完美，他說：『蕭邦是個詩人。這已經成了一個很壞的惡習，因為這使一個詩人放在我們青年人的手中。那競賽曲，和波蘭舞曲，是作來教青年的。他細膩的音調似乎將青年的心弄得離開了正道，因此他被稱為病態的天才。蕭邦的音樂之出發點，在別的音樂離開的地點，他的樂調，聲音，

表示出音樂言語中最妙的高超的技巧。一個成年的人，如果了解怎樣彈蕭邦的作品，一定找不出病態的內容。蕭邦是一位波蘭人。他彈出那對於健康人不常顧到的音調。但是爲什麼一個波蘭人要比德國人獲得較少的公正和待遇呢？我們知道最高的文化教養和衰頹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爲登峯造極的成熟，正是腐敗的預兆。年青人當然不知道這個說法。蕭邦是極高貴的，從來絕不會將他心上的病痛，彈給大衆聽。他的偉大正是因爲他保存着成熟和衰頹的中庸。他的偉大也是他的貴族性。他穿上他沒疵瑕的衣袍，從頭到腳如同一位貴人，站立在一切音樂家中。他那最高貴的細緻感情如各世紀所敬仰的。我們心靈中的祕密，和裁判日（Judgment Day）的預兆是交織着的，而這項交織品可從蕭邦的音樂中發洩出來。』

最後我要來試寫出一種蕭邦的注解，來分析他音樂中技術和審美各點。但將他音樂中所表現的印象，不管用何等詩意的言語的文章譯出來，是不可能的。我反對我這個意見，但不得不使用別的美學上的專名詞。請讀亞普所爾普（Aphorip）先生著的閒話（By The Way）一書中關於灰心的格言：『那圖畫和事件迷魂的幻影（Phantasmagoria）使我們以爲看見了音樂海浪的起伏，但實在是同一個熱帶迷人

的幻景 (Fata Morgana) 一樣，祇是我們眼睛看得見的便欺騙了我們的眼睛。音樂的確是飄浮而難於捉摸，從牠的表情中，沒法能譯出什麼是最重要，什麼是最有特性的。在音樂中我們祇失了一半的知覺。我們看得見的祇一點點而已。音樂中沒有實在的東西存在着。』

蕭邦的心靈影子對於我們這些世紀的人，仍然是重要的。但形式上，却被人忽略了。標題音樂 (Programme-music) 將神聖的藝術弄到神話上去了。蕭邦既不傳教，又不畫圖，但是他的音樂仍然是有裝飾的能力和戲劇 (Dramatic) 的力量。——不過理想極高超罷了。他的音樂祇是波蘭的並且表現了波蘭的感情。不然，他的音樂便是一種超世美麗的快感，有一種藝術的迷人，——全沒修身或戲院的使命。這是平常的詩，不過一種可以聽得見的詩罷了，是「靈魂用音寫出來」的罷了。我所能表示的，祇是那音樂之如何能感動我。這音樂正同開放玫瑰花的馨香。他同坡 (Poe)，羅倫 (Verlaine)，雪萊 (Shelley)，濟慈 (Keats)，海恩 (Heine)，及米奇維支 (Mikolievicz) 等有彷彿之點。但蕭邦總是難以比擬的；他是惟一的。拍特 (Walter Pater) 說：『我們的生活時間是很短的。』很少的人曾了解生活較大的拍節和較懇切的色彩去度過。

一生。許多人在狂風暴雨中忍着渡過去了，但大都卻憤怒屈服的耐過去。蕭邦，這新的蕭邦極端厭惡無聊的心靈，在他甜蜜的人世間受苦，在他美麗的心靈中憂愁，我們可以發現一種豐富超俗的力量和安慰。

(完)

中華民國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 音樂和音樂家的故事 張鎮巽編 一册六角

本書包含音樂和音樂家的故事二十二則：有鋼琴樂譜等演進的歷史，有曲調樂式等組織的方式，有歌劇管絃樂等起源的考究，有音樂大家的趣聞軼事和他們成名的經過。取材確切有味，敘述簡明流暢，並附有精細的樂器圖，音樂家肖像，有趣的故事畫等插圖，研究音樂的人，可作音樂史讀，以增進對於音樂的認識；小學教師，可作故事書講，以誘起兒童對於音樂的興趣。

## 世界名歌選 錢歌川·凌麗茶編譯 一册 一元二角

本書所收各歌，皆為世界樂壇名貴之作，作曲者既為世界樂聖修伯爾特（Schubert），古諾（Gounod）等；歌詞亦出自世界文豪歌德（Goethe），海涅（Heine）諸人。編者為求便利國人起見，特於原歌之外，一一附以中文譯歌，使愛好音樂者，更能就外國之曲，歌中國之詞。譯文字字推敲，吻合原調，精心結構，曲艷詞新。書前刊有題解，分別介紹其歌曲作者；說明其內容逸話，尤能引起歌詠者之興趣。至其曲調之高雅，裝幀之精美，實為中國音樂界所僅有。

中華書局出版

# 研究音樂的參考書

音樂概論	朱蘇典編	一冊	六角
音樂的基礎知識	朱蘇典編	一冊	七角
世界名歌選	錢歌川編	一冊	一元二角
中國音樂史	凌麗茶編譯	二冊	一元二角
東方民族之音樂	王光祈著	一冊	六角
歐洲音樂進化論	王光祈著	一冊	三角
西洋音樂	趙師震編	一冊	三角
對譜音樂	王光祈著	一冊	四角
東西樂制之研究	王光祈著	一冊	八角
各國國歌評述	王光祈著	一冊	五角
西洋音樂與詩歌	王光祈著	一冊	五角
西洋音樂與戲劇	王光祈著	一冊	四角
西洋製譜學提要	王光祈著	一冊	一元二角
翻譯琴譜之研究	王光祈著	一冊	三角
崑曲新導	劉振修編	一冊	一元八角
和聲與製曲	戴逸青編	一冊	八角
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	王光祈著	一冊	六角

版出局書萃中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音樂家蕭邦傳 (全一冊)

◎

實價 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J. Huneker

譯者

李惟寧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  
澳門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